



黃潭浦集卷九

策

萬國四十有六年鄉試策

洪思曰應戊午鄉試也子為諸生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故其直言時政深以慮遠慮為憂己如此一時為時所費矣神宗未年上信於下無良相正學衰而邪說作汝中宏甫之言謂天下所憂不獨二慮之方深

勤政第一

夫帝王之道法天而已矣天以虛故無為天以健故無逸無為故治無逸故壽世無與天爭治亦無與天比壽然則獨無不可以致治獨有不可以致壽此周公仲尼所以逆閉於其始也何也天下專靜葆真之說皆可以治一身而不可以治天下廣成所授黃善卷所授舜皆本於艸野之飾說而卒類為風影而無歸故方今所謂元氣神氣者亦宜迂儒置不陳乃道有至要可壽可治壽則涉喬松治則齊唐虞亦可為當守進一講也昔哉子思子之言不息也不息而久以為壽不息而徵以為治至壽配日月至治配天地此其說皆取諸乾而本之周公仲尼此二聖人者精於易也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其乘除之說萬五千六百二十有五故為列象所宗以天地之至壽用之者永國體之者永年不可易也唐虞兩帝享國百五十年未嘗以一日自為天下朝命二十二人各欽然無曠不以觀虞叢脞累其君一日舜思為衣裳簫箭五采十二章六律八音之樂而禹趣比之丹朱傲子晝夜罔水頰頰行舟者以不保其性命嗚呼擊哉有商高宗享國七十年則亦惟傳說甘盤之故而文王自中身至九十則亦阻然以託之四友也乾也者具六陽而後成焉世豈有



逸其四肢孤運其心而可以享年者則亦豈有逸其身不運其四肢而與金石共無敵者乎殷周之間自中宗而外享國至久惟周穆車轍馬跡欲窮歷天下而卒以百壽獲沒於祿官則於甫刑之書大有取也彼其反覆丁寧克審念之於周公之意豈相遠哉漢武享國亦更七元行迹類周穆而數亦近之試繹其元封諸詔與輪臺之思悠然已不下呂刑也此二君者皆近於壯夫而遠於乾故徵豐於壽而奮於治然後世之言神仙西極裘裳濡足者又輒宗焉夫使深居清攝而可得壽則周穆漢武官天其天年又使養真守齋可以託天下者則是與豹面虎齒戴勝穴處者而共為帝也自古創業之君與中興之主其保祚皆長大抵其精泮力勵亦皆有不息之意焉周之宣平視商高宗則固庸主也而考之載籍宣五十二年平四十九年無亦其以雲漢匪風者有以惕其心而震其年與我太祖手關乾坤復義農堯舜之天下祚以億世何足為長然猶心慮後者漸生則逸嘗教諸王暇日引弓馬抱重石耽玩無逸諸篇世宗中興厲精為治後頗益綜核而及其既也乃亦微託於無為以啓其逸心一時大臣亦有心附異說憇憇為西宮之事者夫彼豈以風后力牧襄城七聖皆實為控峒之言者乎三代以上臣皆配其君故罕有君不及其臣三代以下臣皆不及其君故君之志奢而臣不敢以為閑猶短繩之屈於長木也今天下所覬覬慮者謂今上之法肅皇而過於包茹與彼時微異耳夫今上即淵默似一切為不與而渾厚之氣於今未傷權阿之多落言路之傾仄未有至於彼時者也所慮諸大臣徒託為雍容無實有經國之意以聳於人心而諸羣臣又率啾啾為不切之談以瀆上聽令其薄焉以為是爭遜言者之不足與謀昔龔典樂而其自言曰予擊石拊石鳥獸率舞益亦曰上下紳木鳥獸成若夫當虞廷而鳥獸來格鳳凰趨跗丹雘寶璣出皆其臣之為也而上安受其功故得喜起以共為福今羣臣之言皆泛然自勝其臆動數千言及其不信又以叢脞震其上是今日所規用為瓊也而猶

以冀一旦之悟豈不難乎雖然猶有慮焉高宗享國七十二年而卒溺於祭祀彫日之書譏瀆也母亦有黃金祀竈之意歟凡長年之君未有不溺於此今母亦有其漸歟故曰陽德衰則陰節至老之戒得雖聖人猶談之然則如之何曰為大臣者正己而漸閑之柔從而彊守之多致其身以親之勉勉自為而後申其言昔伊尹召康公皆百二有餘歲以壽國而壽其君是則大臣之務也

正學第二萬國四十六下鄉試○案此篇及下邊仿篇皆從鄭本補錄宜與勳政相權黨禍等篇相次

道統之說為聖人而開者也聖人不出其緒滋繁記者以為記誦者以為誦學者以為學教者以為教故記者得口誦者得耳學者得胸教者得指皆影其一端以象其隻體而必自以為聖人學曲其緒謂統在於是此子夏所自疑於西河呼天而忘其罪也有宋諸儒自濂谿始以為直接洙泗遂掃古之所尚以歸之豪傑謂未窺聖人之道吁是矣彼諸夫子堯言舜趨恂恂若恐墜者吾服膺焉爾至於洙泗之源吾未識其短長也昔衛將軍文子問諸子於子貢子貢舉十二人焉文子曰以子之言則一明王之相也子貢退以告夫子夫子又舉七人焉范文子桐提伯華士會晏嬰伯夷叔齊柳下惠者是夫子所取也夫子貢與夫子之論人若此矣卒未有剖之為道德與豪傑者而性道命仁又夫子所罕言者乃取所罕言者日夕而研之以為入室為升堂豈不異哉夫誦服聖人則必知聖人之微意而默焉存之夫子之罕言命仁不言性與天道彼其意誠知後世而下必有創為異說以擊人之肺腸以爭此一言之得者也而卒自驚焉陰墜於佛以顯爭於禪吾知其未之能為也有宋諸君子既不得於時則還修其身若孟子所謂窮居見於世是亦聖人之徒矣而必以為聖人之統必至此而開則將何所置彼宋前諸君子也哉伯恭之沒也同甫弔之以為有聖人必有聖人之才之識而元誨深病之以為不尊夫真以為窮居見於世則不尊何病焉而必以為聖人者是何也

故以理而言則心性不必爭以道而言則聖人不必營陸氏之必言性於性未必合老氏之必言道於道未必明夫聖人之道則曰博文而已約禮而已矣荀况曰不明王道不述禮樂而曰爲奧窔之論者天下之陋儒也荀卿沒而賈誼董仲舒申培韓嬰劉向鄭園應劭賈逵吾猶有取焉若夫廣六經之意發自杼軸適值其窮近於仲尼之遭者其惟王通乎夫有宋諸君子迫於戎狄治統既絀而欲以道統自與則何所獨自爲門戶必是此而非彼故致知主靜者之至今爲梗也是以道莫大於不爭而學莫要於克己豪傑之與儒者均之可爲聖人故以子貢而述諸子則董生河汾濂谿伯淳正叔橫渠堯夫考亭是冉雍顏淵顛孫師子貢子夏宰我言偃曾參之行也以夫子而述諸子則賈生葛侯李文靖韓魏公司馬君實范文正是范文子桐提伯華士會晏嬰伯夷叔齊柳下惠之行也然則聖人右豪傑而左儒者乎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聖人之微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雖聖人終其身猶自以爲未有焉爾

相權第三

荃主器而尙寬宰主柄而尙斷此雖世之恒談而理未有易也何也主太尊而過於察則下難堪相委權而衆爲託則上不任然而主不以權與相則下益疑相又以權自與則法必亂是以君釋相權而一歸之人主再釋其權以公與之相則天下治矣昔者堯未舉舜岳牧是謀共工伯鯀堯明策其必敗而猶聽之試異及既得舜宅揆是謀流放殛殺衆或以爲太過而獨行之不疑夫其先他堯不與岳爭智其後也舜不與堯爭仁爲堯者不亦神乎舜既代終重咨四岳以命九官曰能則能曰諧則諧夫舜不以前之舉凶罪四岳岳亦不以後舉疑前試而唐虞之寬斷概可知矣三代以降上疑其下下窺其上齊桓公既得管仲唯管仲用舍是聽或謂桓公曰管仲樹人矣亦耳而目之乎桓公曰吾於仲父既耳目之矣而又耳目其人則耳目人無

已時也故爲上者無私鑿其耳目則聰明不障賈生曰易喜而難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過者宜爲貴上難喜而易怒則人易危忘人功而識人之過則懷才者共退是以主術貴周者是荀卿所深詆而夫子所不取也凡奸人之欲以揚其君欲以中外之隔陰窺其術者則必以上之權爲周故欲用一人不以聞於人欲舍一人不以聞於衆出一人而用之舍之使天下震不測焉自以爲忠而實足以亂天下何也君相之情不宜則聞寺之言必秘以天下之功過託之陰人之喜怒以隔牆爲主術者宜有識者之所不取也子曰其爲上者可望而知也其爲下可述而志也荀卿曰主術貴周則上愚其下而下述其上矣是以天下無難知之人而不可必其用有必用之人而不可必其不逐上之人恐以用之逐之爲天下料也唯其必出於己故其道益詭而靡常春秋之法使人自相舉也故晉設三軍而六卿皆備范宣子讓而羣下皆讓因讓而與之悼公不疑漢代之制亦使人自舉也故賈翊之短左雄而左雄不敢以爲逼斗辰不以代日月日月不以代風雨今卽法不得以自舉獨不得與衆舉之衆去之快然而無所晦味乎夫爲人君而與相臣爭用舍此天下之不祥而庸主之大疵也昔唐室之盛而有除吏不盡之嫌陸生之信而無以去內批斜封之弊故其時用舍無足觀者惟李公之訪薊令也出其疏中三十餘人數日之間用之殆盡史籍以來獨此一事差強人意耳今卽相臣不得自用舍獨不得舉其應存應去應汰應留者慎簡其事而以去就爭之乎

黨禍第四

朋黨之故今人言之詳矣聲味之遠晏嬰辨其始水火之論司馬正其終然而同異互見與世俱生方爲調之適以黨方爲解之適以爭末流之勢崩潰愈甚識者讀詩而欲以反之無競夫無競者聖人之心非君子所能及也吾以觀其競端皆不始於君子之立見小人之褊心而始於主上之不攬權夫主攬權則禍福有

歸禍福有歸則是非定是非定則議論息而賢智愚不肖皆可以各營其局古之立官也各就其屬或終身不更其事主德之闕則各以其事諫故謂之官辨六屬之計利弊相因出其短長以至相成故謂之官聯辨則不黨聯則不爭辨而黨聯而爭則以付之司職正其曲直故其士力於行事而不樂爲議論夫議論者吉凶之械而戎好之門也主權委於上則士議競於下甘陵牛李朔洛三議之興皆於季世也然其敗不同漢季之敗也范李諸賢起而維之不黨亦敗然而黨猶以折閣寺而短奸雄之氣唐季之敗也不及漢宋季之敗也不及唐而宋以正唐以邪唐以角小人之威儀宋以關儒生之間氣夫爲唐宋之諸君子不可以已乎臨川之橫恣非有突厥吐番之暴也履役助役非有悉怛謀之慘也歌不哭哭不歌非有維州涼州之繁也而交構至此夫於諸君子無責焉耳獨惜夫用者之乖於道也用乖其道而欲其不爭猶以黃耳與瓦甑同爨也以黃耳與玉瓊同爨置水焉而撓其中則或碎焉或闕焉而況與瓦甑同事乎故士如器也上如衡士如水也上如準夫上無以平士而使士自平其咎猶無衡而量器觸手而軒輊無準而量水瀉地而東西決也周祝曰治天下者用大略火之性故颺上知時者隱約水之性故趨下董仲舒曰地見其形而天藏其光爲臣者職地爲君者職天天藏其光故其神不測地見其形故其高卑險易可得而材也夫不材其高卑別其險易使人處之則是虎豹龍蛇之所穴處也何日平之有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凡人心各有爭氣十棋之言而有彼此焉則祖己左右矣唯上之人一之於法則下之人不得不出於道故曰道由法立者也和由禮出者也韓富之時相爭下殿不失和氣非二公之能而權之歸於上下固有以用之也數年以前諸君子曉然亦有朔洛之事今既幸自銷融而猶似有輕重之數勤當道憂者夫亦自竭其心力以効匡策則是非之氣固已化爲盡瘁矣善哉程伯淳之言曰天下事非一家事奈何以勝氣與之夫以勝氣而

與一家尙不可況天下乎詩曰各敬爾身不畏於天是之謂也

邊防第五

天下之事有緩急時有利鈍謀有寬斷千步之內夷險易形一日之間進退殊算以目睫而決千里之變誠非儒生所能籌也長老常云 兵過千人則不可當此亦晉宋之間造以嚇兒啼耳非其聲實也口之數勢不分大野先之種未珍於北則口口之不盛於東猶水之謝木也唐宋以來都陝及汴驕子之氣溢將無同太宗以百戰之威深入 方而無所得宋遂猖獗以奪遼東之地方今天造燕山王氣所萃而

譬之飛蟲左右叱之即時驅時反豈必操劍逐之哉昔漢文帝以書問太子家令條

上兵勢已盡於此矣彼其時匈奴無甚長技然已常剽漢兵數十萬樊噲議橫行而劉章以爲可斬也今里直兵過數萬烽火之勢耀於東關而愚獨以爲無害者天人之數固不及此也非天人之數必不及此凡彼所 於我者皆有奸人窺吾之罅以爲吾將士皆藏頭膝間必不暇爲大舉故耳夫吾即不大舉而勤徹其桑土以遠左與之悉遠左之力宜無難一口口者又取半年之費以潛備於西北即以虻蚋待 奚失乎夫天下大勢所可慮者二三衛之屬迫於肩背榆林閒道北鹵可通又左顧北關一綫之隔吾重城北關則里直以爲辭夫吾不懼里直以爲辭則必不求之里直亦不徒求之北關 之屬早借牛種逼於咽喉通州之漕數日可至又議奪南關百一之虞吾安棄南關則漕河以爲命吾不懼漕河有事則不求之里直亦不更求之南關夫不求之里直不求之二關而必以爲無患者是艸野之所誑也夫艸野不誑而神器不驚則吾內取之耳替澶淵之虞萊公以求之君身而天下晏然况夫御極赫然一旦之便而人心共肅兵不更議強餉不更議足將不更議良賞罰不更議當義馭之下翹翹坐銷是豈煩屈五指而揮其塵尾哉故

合帑繼之發必不繼也召募之兵必不練也利啗之將必不戰也臨時而計之必不辨也今則釋寬坦之地大城而將壘之則亦必有經歲月之備必縱騎士而營屯其間則必有數百里之堡必以秋高馬肥僅備防禦之計則聞之遠人遠左春肥蘆高於馬噉荻驟肥馳驅倍於北狄而雲中上谷方有花馬之守豈不大費事乎為謀期於萬全今必以目曉而決千里之外則愚生所不取也不復視朝舉朝莫敢言而羣小又說深居無為養其得壽之說進諫者益不敢初場中但以治道為第一同故黃子直言勤政專以無逸對謂帝王之道法天而已天以虛無為天以健故無逸無為故治無逸故壽時與試丁太史紹祚欲以子卷置第一及問是策有曰世宗中其屬精為治及其既也亦頗托於無為以故其逸心今上之法世宗即淵默一切為不與而權阿多落言路傾仄有曰所患諸大臣徒託為雍容無實有經國之意又聞至邊防之策皆一已如此矣彼區區之科名得失上下又易計哉石秋子師每言後竟以黨患邊患亡其國其患蓋成於神學之世諒此黃子所以痛哭於秋試憂之非不早也

天啓二年進士策

洪恩曰應壬戌公車也時為中分考者博羅韓公曰續得是文異之曰此必國中黃幼園也已而果然一時以為美談

學術

愚聞多欲之臣勿與言格君無術之學勿與言諷古古者圖象已出制尚繁多諸神聖皆知丘索之為虛文將舍其象器以求於面對口授之際故黃帝之師三人大墳大撓大真顛頊之師三人綠圖老彭伯夷其後帝無常師呂尙以先朝之老西面而授黃顛之道曰敬勝義勝二者而已夫黃顛之道得於六師呂尙兩言而舉之曰敬義故知典籍之原厥有其要數學之道存乎其人古之賢士若尹壽西王國務成子光貸子相之流亦皆草野隱茂無甚誦說而堯舜禹湯成共東面拜受之者何也凡古之賢士皆非其身澹其知堅磨其志誼無膏梁子女玉帛之奉以耗其外無是非愛憎得失之慮以敗其中其為帝王者雖如黃帝堯舜猶

畫其衣裳冷佚其內果女鼓琴欲觀古人之象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出有讒惡之言於是自緇其道以請命於巖野退而與諸臣講論於庭其時有禮樂刑政六府三事而無易詩書春秋其有講論而為易詩書春秋者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帝與羲和之講易也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大禹之陳範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大禹之歌雅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皋陶之廣頌也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史氏之陳風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大禹之說春秋也夫古之講說者如此故昌言於廷而後世為憲今之講說者火動於上澤流於下兩意不相濟無故而開一成說一若有迫於故事相應而不可已者然以上聽益高下言益迂聖賢之力進距於旋冕退距於層齒中立而無所宿則亦噓噓云云而去是以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三公坐論則一變而為講筵與夫臆腹誦詩史獻箴百工奏技之變而為俳優也兩變者先王所至慎而寔為流靡也是則今之賢者之過也故曰天下道盛則臣賢其君典籍之言存於人天下道谿則臣不及其君而以前人之言醜於鬚眉昔者成湯之學不及伊尹故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傅說之學亞於高宗高宗曰爾尙明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夫伊尹學於堯舜故以堯舜督其君高宗學於甘盤故以伊尹督其臣此兩君臣者升降微殊而原本講論則一也今天子學多天縱齋室東向之典不復可求而其羣臣風旨言論率無有遠當於天子之意每遇講說天載系默則高誦典義篇竟而退記曰天子入於太學承師問道退而放於大傅大傅有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故古之天子不率不則天子之左右則皆有罰也今之保傅必垂首容容以事天子之左右而欲其引古據典微言黨論有益於天子之前則豈不難乎漢臣樊準嘗稱孝明之世多徵名儒以布禮官每講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匈奴秩警車且之長悉來就學詳思其言欣然明盛今口土

不堵方一而無妨於內治而談者遂以辟雍四學上親貴仁上齒貴信上賢貴德上尊貴爵之爲迂務其最下者乃以堵候爲講論夾刺爲詩書門譜爲函丈青蚨以爲意白銀以爲旨相聚而講誦之嗚呼此聖賢之所以不靈而詩書陳說之所以無效也昔當宣宗章皇帝時則有楊黃憲夏終始一德講春秋則歎聖人匡時憂世之心講周書則嘉周召令主賢臣之治孝宗敬皇帝時則有徐劉李謝對召從容文華講後優渥之頒平臺暇日密勿之諭今天子溫恭濬哲月恆日升遠追黃顛敬義之宗近法祖宗聖天之學是在執事反躬自擇術焉愚疎賤未之知也

人才

才智之於人若精銳之相麗也節堅於內而動生其間藏精於心而識通焉故去節之才喻於積肉隨動而不久去智之節喻於骸骸趁死而不生聖人非貴不死之智而賤不生之才貴夫生天下之材而成天下之事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窮用終日此言夫秉節而能智者也天下多故則賢者取以自寶而當事者所不敢說所敢說者因事識幾見微知著可以作可以止可以生可以死識幾而作者周公棄龜而決蓍伐之師仲尼仗劍而肆萊人之戮見微而止者楚子勝鄭而有憂色范燮反師而命祈死識幾而生者晏嬰升車而止僕夫之聘韓厥引舉而避二族之兵見微而死者狼臙擇地而成功於河曲卞莊據志而致命於齊師故豫之六二則有二義焉六二之動言預之解也解者懈也預者息也處預而懈怠則禍患生焉其爲象也雷動於外而險生於內丈人可出長子可去其爲師也不可以久處此一義也君子謀事知常之爲預通變之爲解知常而通變則卒撼之不可動驟擊之不可反其爲象也坎止於內而物震於外其行師也先計而無不當此一義也故預之六二兼此二義者吉凶先見其道甚微聖人恐人之

易動故係之貞吉言不貞則不吉也其應爻曰貞疾恆不死言不貞而疾則必死也今之建侯行師者爲智則不預秉節則不貞臨事則懈當幾則不解猶預而前卻故聖人惡之以爲反顧之獸也惕之以介石申之以不終日言委蛇觀望延靡歲月者之必不可以大作也是以古之君子其秉志也必堅其慮事也必審其發機也極疾相機也極慎不夜行而惡陰不日行而惡影攷其爲動本於明瞻而存於沉決明若洞的瞻若矢發沉若虎視決若兔脫皆至之不違頃刻中之不爽毫末是以留侯當食而銷裂土之謀淮陰解縛而資左車之說孫郎斫案而子布懷慙張華斂手而當陽決策裴度播衆議而與李愬圖功符堅誓族人而授於景略此六七公者豈輕於嘗試不終日之計哉其持識甚定取力甚固介然必發然後一日而從之也故古今之事有不審其幾察其動以一日嘗試則必取笑於萬世而豪傑持之皆不至於敗者曹操以六十萬之師冒暑而越荆門符堅以百萬之衆棄都而入淝水突厥吐番以兩不相下之戎遠至而趨利契丹以三萬之騎歷千里而犯澶淵若此之時即談笑博奕單騎免胄飲酒酣諢四五日可了之今使寇無萬里爭利之師而欲收淝水荆門之利將無三矢再復之威而欲募免胄單騎之烈以盤石泰山之勢而謀爲棄河北十六州之事從此而言智與才言才與節雖取其骨節澆灌而雕琢之不復可得也然則介石而識幾其道將如何子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知幾其神乎上交而諂則利薰心賄賂通於上下交而瀆則欲薰心賄賂通於下賄賂交行而神躁智昏天下才節之壞蓋在於此維當事之亟留意也

察舉

古今之治相反而不同蓋若系素之倒執也古者周官廉察其下弊以六計廉善爲首廉能次之其意蓋主於舉廉廉之道主質今者周官禮察其下弊以六計禮豐爲卓異禮款爲不及其意蓋在於舉禮禮之道主

文此兩者皆計也皆足以弊羣吏而古今不同執若素噫爲此言者謾矣君子惡謾言而重法士記曰大臣法而小臣廉言法立於上則廉成於下也夫聖賢之道自詩書春秋而外亨利之道開於易稠縟之儀受於禮易曰包有魚无咎魚陰也包伏也陰伏相加義不及賓言饋遺也禮先幣帛而後以金故曰龜爲前列貴知也金次之見情也由斯而談饋遺之道聖賢不刪然而聖賢不著以爲法惡其流之必濫而由其道之足以殺人夫古之官屬甚簡廩餼甚厚歲時聘享不合國之力不舉故其舉之甚文而天下不以爲弊今之官屬甚繁廩餼甚薄歲時勞來不竭一人之力不舉舉之不文而津要者因以爲戮故曰官邪之生由於賄賂賄賂之生由於吏雜今天下固患吏雜也吏雜故寶不清寶不清故賢否溷賢否溷故等級淆等級淆故約結者思奮而通神者相效今之懷錢裏金晝過人門氣充色揚者非無賢人者矣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自致及其自致而又將取償焉故自是朝無清人也詩曰有漙者淵萑葦溲溲言吏雜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言賄緇也當漢之時天下大郡蓋百二十縣至於今不啻再倍計孝廉之數邑戶二萬歲上一人不滿二萬三歲上二人於時廉吏亦不甚著其最著者循良而已今天下三歲貢士率千數百天下實戶未滿千萬不上數年而萬家之邑士夫數十諛諂相先侈靡相耀其子女親戚僮僕坐較金帛以爲意色稍不能忍必諄諄恣睢而取力於官當道者因以淺深高下之在門之鬼衙尸在車之鬼張弧固其宜也夫天下之財不溲於販負則溲於權力若水鳥之趨溷嗷嗷而不可止也一派以灌田蕩以浩潦則短脛長喙者飛逸而下何也其肥不在也爲國者慎知其所肥蕩決之以與百姓故吏簡則其寶清寶清則賢否不溷賢否不溷則有才者不與有力者鬪勝上得以行其察而下無與藏其姦詩曰揚之水白石鑿鑿言不容姦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蓋言察也魏武之時厭諸將士困於橫取嚴削將軍卿相而下有司入官舍至有自攜瓶榼

徒步而出者當時非之然則橫斂之氣亦以衰息徒以選舉不精天下計弊終不可立是以欲弊天下之吏在於審舉選舉在於簡立法簡立法在於天子自操柄夫天下之計詳之而猶恐失簡之而謂可得者何也繁則人共爲政簡則衆不分柄也吏法簡而後禮樂修禮樂修而後廉恥立廉恥立而後時膏沐之可疑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包苴時有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臆陳時發則下戴其上孔子讀詩至於木瓜而歎曰吾觀木瓜而知包苴之禮行也夫包苴者夏王所以罪已而仲尼以爲禮由余以爲道故廉恥立則膏沐而不疑蠶蠶飾則獵較而無害賈誼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上少投之而下以其死報是則聖賢所稱謂上潤下者也非下炎上者也損之家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夫損損下以益上上以是享而下以是報則二簋奚薄乎上法不立而責下以廉猶流惡於汾澮揭竿從之而逐水鳥也

考課

夫治國之要莫大於慎所課上慎課則下敏道古者聖人求言於人求行於身故其臣坐而先言今者聖人擇言於身督行於人故其臣奔走而猶不暇夫旣奔走而不暇則必不敢以言爭勝於人不敢以言爭勝於人而猶患言者是上不督課之故也夫爭言舉勝則下躁躁而不和在於下督課居勝則上躁躁而不和在於上二者奚擇之曰與其煩言以競君莫若競行以煩臣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而受罪益寡夫使君責言而使臣死祿雖王者必由之非饒急之道也人皆死於言則言者益寡人皆寡於罪則辨者不繁古之聖賢因其所能神於其職而不怪於他有虞之庭二十二人時亮天工各不相犯也皋陶以士師而兼司馬之責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其後伯禹亦以司空兼司馬之事曰咨禹維時有苗弗率命汝徂征夫天下之艱責莫大於兵戎聖人不顯

責一官度能而使之又舉其師錫所在備有九德者而出之所以簡功名之門杜天下之幾倖也夫師錫元夫誠不可得而功名之途則不可以衆倖衆倖功名則聚訟者多而左右相掣事因而不舉矣古聖人之用人也慎擇而舉之慎考而去之舉之則不輕去去之則不輕取故選舉之貴慎始也考察之貴慎終也所以防幽明之異論而起伏之叢疵也今之舉者不慎去者太易方其登降已不足服諸亮采之心傾耳側足視當道之開謝以爲之變局及又一旦而或起或伏高者厲雲霄卑者限丘壑於是而是非雜生功罪互摘朝議之不和則始於此矣故曰聚訟之多則倖途不塞之故也倖途不塞則考課不慎之故也考課慎則詳進者不疑速退者無怨天下之才具皆得以相習而徐觀其所就今舉未定之身以試不一之口譽瑜者買玉攻瑕者抵石惠跖之族未有別也而柳下東陵之衆已起而相矛戟矣故三代以前有超擢而無起廢易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三代以後有起廢而無顯任易曰井甃無咎起廢之屢驟則自寶祿太和熙寧元豐而然也易曰井谷射鮒甃敝漏故易之井皆言用賢而其意皆主於拔引側陋寒冽之士夫側陋寒冽者不甚脩其身疏通其知必無以自見其於權貴顯力又少所與可則獨行而不疑然而天下未有不得於權貴顯力而有以自見者也故與其考課不精屢廢而屢起毋寧以非常之寵與寒冽之士與其驟起而驟取長淹滯之口毋寧考課備具使天子自濯磨之以質於幽明之典故今之調人者若古之調金也調金之法苦不得柔三齊之錫焉而剛五齊之鑄焉而剛屢鍛之使不見水火焉則柔矣至柔之金比於繩韋可以繞指而不可以使割夫使國家必有不見水火之人亦非國家之福也將有相臣者體虛而納人敢斷而能靜畫一之課程於上死祿之信成於下閉衆俸之門顯白而出之則談言無功而競者可以少息矣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既疑且勞則雖終日緘默而上下不和今方立俸中之的走九遠之功罔罔而

任人乍起乍廢以使人自爲聖賢而獨咎言者之已多此亦不察之過也

式士策凡五

洪思曰徽宗三年秋八月子出典浙江試事時所示程也

求才第一

問才與運相扶而行運有隆汙則才有高下古今人之不相逮仲尼所唏每一代間興而運有初中才亦有季孟是運使才然歟抑才使運然歟抑領才與運者使之然與運使才然者運盡不復見才而亂終之運有治始之才才使運然者才盡不復見運而否極之才即泰始之運如使中運恆得中才中才恆值中運則是殷無傳說甘盤周無吉甫方叔漢無弱翁少卿唐無長源敬輿也夫曠曠曠於上木石燃於下金玉特精江河恃源今古主臣相距之數不甚遠也自宋熙寧而後始有臣不若主之歎豈三代而上君過其臣今漸還於古歟抑君豐臣豐士賤士貴天人所共操柄亦各有其會歟明興教化翺洽二百六十餘年聖天子勵精極意唐虞之治而少值盤錯輒歎無才當道者至思別爲蒐討豈先用而後察與先察而後用先舉而後教與先教而後舉其報固異等歟北地李生云才之季孟猶日之有中昃如以日則今所謂方中之候也宋后有云平居私議謂責不繇已當官有位則不吐一言豈習俗使然抑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耶行當爲爾發之

天地之生才古今一也才不視所生視所用不視所用視所成裁成視人主而苑枯視天地人主無豐才之實則天地負慳才之名矣凡才之生有顯藏而無饒乏有進退而無消長多顯者饒多退者消蕃變閉藏託於天地而開闢天地者託於聖人故聖人者天地之心手也聖人出而草木以爲薨筮鳥獸以爲龜龍聖人

不出而紫著以爲汗草鷹角以爲疴蟲夫艸木鳥獸豈亦有運乎而變化乃爾故自聖人而下則皆中才也聖人不世出而中才徧天下喚喝之水來網伯趙之時來羅即有聖人出亦以爲是無當於消長饒乏者天地不能自主耳夫聖人之與天地通貫同原天地所不能主聖人蓋亦不能自主也聖人而主天地則必立於函蓋之上以運天地夫立函蓋之上以運天地者必不居才於身而競於人故聖人者無才者也聖人不自爲才而才生猶天地不自爲運而運成記曰五帝相序而神農無位神農之無位猶不若文王之無位文王之無位猶不若素王之無位也古之有道者早濼不能災金石不能傷伏歛澮而治天下天下已治則噲然已矣雖有袞鉞無所用之今投以鈎餌引以罔籠強以罽勒柔以稻梁虎兕雖驚次且其間猶且不遠嗟然而來者此非中才而誰乎世皆中才因以中才位之直鑄蒙瓊扶盧脩聲時刈時播則人人可才也人人可才則敗害無羣敗害無羣則雖敗不害雖上古至治亦若是則已矣而世又慨然以爲是中才必不可用上治必不可致故苛於論才而過於求治輕於贊天地而重於繩人此四者天下之大謬也夷齊之口不監庖厨成高之步不守唐肆管樂之足不戀棧梃伊呂之手不築集組今必使數聖人者守口繫足而任服乘之事則必教化於百年之內薰釁以除其祥蒲繻以致其節藻稅以藏其器拜跪以神其事而禮難驟起道難廣致則猶是芻豢之引而羅網之請也且使數聖人者守口繫足而任服乘之事其於遠重亦豈有立哉故曰吉量成羣必爭杜衡澤馬孤行近於麒麟以成周之化起於六七聖人磅礪數百年禮樂卷曲無慮千數爲勅以索其始爲尸以象其旨爲射以刑其鵠爲舞以作其氣使智士莊人變色而行之其大意亦欲使天下君子守口繫足以集吾事又恐守口繫足者之終不可厲使故又滿引動盪之若此也然且行之九十年而衰二百五十年而又衰未四百年而變矣夫以周公之才範圍天地經始百世不能使康侯脫於鼎鑊

君子安其猿鶴犬戎隱於隴山江漢守其藩服是聖人之才嘗不勝運也以天地之才陶冶萬有顧盼千變而猶使君子守其俎豆小人永其絃歌戲士教其弓旃霸王擇其二毛積七百年而酒血始變是天地之才不勝聖人也夫不究聖人之治而欲役聖人之才不悉天地之意而欲競天地之力古今未之嘗有然且謂中才必可用上治必可致者何也天地之治運與古今之治才運反平曠度其相去皆不甚遠也陶唐之廷尙謂言仲尼之門畏好學庸之以功則莫不功示之以藝則莫不藝會稽之山去者幾何巽相之圖存者幾何磨以劍則栗於骨括於鏃則入於石聖人之教人使人愛其才愛其才而後才不棄於天地其用人使人適其才適其才而後天地亦不咎人幼物而命之以至於老執羽而舞象非爲恭也桑弧而射方非爲空也老物而西之以還於幼鼓敗而藏其皮非爲聲也鞠死而錄其灰非爲煙也陽門之漁牧門之羅歷陽之耕河濱之陶非尙左也非尙多也人皆欲爲聖人其教之而不至於賢人用之而不至於中人不可不爲命用之不至於中人不用之而不至於小人不可不爲性聖人者觀其始原合同而然不以兩才之情斷一才之情不以兩才之性斷一才之性不以兩才之命斷一才之命守樞與鈞唯然而然之俟其自成天地亦已平矣嚴父之喻子恭子之將父定人之勝天定天之勝人其情莫不順而嚴父有夏楚恭子有號泣定人有震師定天有早濼其才莫不逆聖人爲之擇中而持之量平而行之禹稷之所謂平人天地之所謂中運也人皆保其中人則天地保其中運故謂運之可以與才才之可以持運望禹稷而美昌時顧顏子而唏陋巷延頸扼腕以爲興廢泰否關振於是者是禹稷顏子之所大歎也天地之愚生於人自謂異才人自謂異才則天自謂鈍器天自謂鈍器則上有奇望下有窮弊阿閣之巢天老所欽而石趙以鳳羽飾其篋旋文之圖庖皇所則而李蜀以鱗羣駕其車夫羲軒之厯豈下於趙蜀之運而趙蜀之才豈踰於羲軒之德哉人皆耗於

論才則不得不鑿於言運鑿於言運故獎運而獵才既於論才故剽才以充運風寒緞啼真候乃出昔之麟鳳復衰於今之犬豕矣夫麟鳳犬豕其相遠一至此乎知道者必知天地之運與生人之才皆不相遠也以不相遠而運之運爲一歲故有五帝三皇卽虞典之一歲以不相遠而裁之裁爲一家故有元春正月似文武之一家故才者裁也運者運也才者兆人而裁之僅一人運者兆人而運之僅一人玉起於身毒之閩山脊之以爲蒲穗之以爲穀千金百金視直於其工金起於荆揚之右滄赤之以爲日白之以爲月或和或參視能於其匠聖人者三才之工匠也玉琢之而以貴珠琢之而以碎金雕之而以好錫雕之而以醜玉陽也珠陰也金陽也錫陰也聖人者謹爲工匠別其陰陽而已矣陰陽不孤行澹澹而漸人或撓之以平或撓之以傾水激而復圓火抑而復陵聖人欲繩之蓋有所不能亦有所不知也古今以來人才之發遞爲嶽瀆其在王國者數百年其在世家者數百年其在庶姓者數百年庶姓之發不加質世家之發不加忠王族之發不加文世運之歛遞爲陵谷其在侯服者數百年其在寇賊者數百年其在大猾者數百年大猾歛之不盡戎寇賊歛之不盡窮侯服歛之不盡雄其間亦有誼主哲臣竭其才智自謂矯而持之可久不弊也矯弛持已不知其原則復夢夢而反之天地故聖人者必通於三才之原尊神以事人尊人以事天地天地鬪爭系黃俱傷人其中以中血類未離洗濯而出之聰明猶是也耳目猶是也其可以利誘可以威劫可以名動可以義死可以恥去可以闕止則猶然中人耳且不獨中人即使聖人者其道業未就功庸未立旅進旅退若閻若恥亦猶然中人耳聖人者常爲天地守此中人相其陰陽以潛聖智詩曰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又言皆中人也其蓄其翳其灌其桮其壓其柘言中人之皆可材也天地而無中才魚鼈必有窮於淵草木必有窮於山聖人而棄中才則必有不中才者起而據其勝故才者一決而明運者衆畜而成也嚴

醞無火畜極而噓煙油素無光積多而吐燄決瀾轉石決溜破山聖人之用才貴衆畜而獨決之不畜不決雖以胼胝之務撥袂之役庭問數十聖人九載而不決畜而決之雖要離順風而戮慶忌女孺下牀而扼猛獸夫要離豈假足於奔馬女孺豈資力於下莊哉恃源而往威神爲之解甲賢知爲之離立故天下皆無殊才也以甘傳之學不能引于羽以化鬼方甫仲之賢不能申雲漢以終千畝丙魏之識不能去宏石以正中書長源敬輿俛首弭耳其自視豈敢遽爲與才哉天地之生一與才難於聖人之生一因子其去一凶人難於中人之去一頑子弟聖人之於天地不恃其實生才人而恃其嘗養中子故猶是中心也心知其中人而猶敬之非敬人也敬其所命是人者今日皆中人無足敬者則亦曰皆中人無足應者鼓車之頓而慕千里此千里者安往乎千里之慕而頓鼓車此鼓車者亦安往乎禹過五羈而式之非爲多賢也仲尼見童子而下之非爲先達也炎皇見泰乙而問之非爲高年也必謂中金不可行中幣不可流則安得赤刀球圖終日而陳之哉人亦有言豐主者帝豐臣者霸豐主亦不必帝豐臣亦不必霸教主者注上教臣者注下教主亦不必上教臣亦不必下唯視其廷以爲多人則是多人矣視其廷以爲無人者則是無人矣黃陵之坂武王繫其轡案轡非誤武非作文博夜之關蓬瓊縹其裾且以爲是中人而取之又以爲是中人而易之則是登魚而貴文縷棲燕而求鷗羽也天下無上哲哲主在上天下不失哲自續靈達适而下園綺留鄴而上共一哲天下無至仁仁主在上天下不失仁自舒欒張而下魏丙潞溫而上共一仁天下無神武武主在上天下不失武自望爽方程而下絳灌寇賈而上共一武度其上下臣主之故亦猶象尸之於孫祖轉子之於弟兄神昏蠻時復相近耳且以秦皇之戾漢武之慾武墨之曠宣仁之柔一意慕才而天下赴之若言馬之畏其正應雞之忘其牝况於乘時集昌翔惠風而縱逸擊者乎故曰家無恒兆敦書者與國無恒運憐才者勝有道

之君欲用人必使人自舉長欲程言必使言自課効人自舉長故有共集之長言自課効故無不試之効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神禹合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夫合二十五人以疑一字之朋分二十五人以口一瓢之勢即禹彭之膽智亦何所發抒之有故才運者天人所相報也天子以才與人人以運報天子喜起報於下則昌明報於上方漢盛時賈誼仲舒不過詞人耳而天子爲之量材宮中爲之授句至使古今嗟歎以爲絕倫即如先臣解岳李楊憲夏于梁諸公無當軒之色笑湛露之燕譽波瀾激昂亦豈能聲施至今哉蘇斯而觀先教後舉不必得先舉後教不必失先察後用不必當先用後察不必爽久任不必成屢遷不必病循資不必靜破格不必競但使人自舉長言自課効因今之法參古之意鼓之舞之加慎焉而三才之原備致矣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之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言慎之至也慎者天地所考聖人聖人所還自考於天地也

救世第二

問任一世者非救必濟救者眉睫之事濟者大人之務也引湯搏火道曰救具舟反風道曰濟救有一人之濟濟非一人之救子產曰吾以爲救也仲尼曰濟乃以和救之與濟其義固一歟烹鮮調瑟道固兩適歟仲尼曰古之知本者能省刑今之知末者不失罪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然則猛固非爲德者設歟記曰夷吾文嬴雖醜登廟子產練素雖美不尊世之所尊固子產之所謂次者歟抑夷吾之醜非乘輿而濟者歟漢宣帝尙吏治痛惡欺謾而張杜于陳嘗黜名法持之以平明帝好摘發時爲下切而第五倫鍾離意之徒嘗故爲救大濟之以寬夫古之聖主明臣皆自相救濟歟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詩曰式遏寇虐懼不畏明仲尼論之詳矣而談者又謂仲尼管仲道皆尙嚴豈管仲得太公之意仲尼本商家之意

歟太祖嘗諭廷臣云梁肉不可當藥石猶藥石不可當梁肉而其時法嘗過嚴豈世輕世重有不獲已歟仲尼曰察歸於義管仲曰不至仁不可託國柄仁義之說人久不談而和嚴之論歲積充棟要取其濟世者而談之勿襲也

利莫大於無嘗喜莫大於勿藥聖人不治有嘗之疾不進無妄之藥故瞑眩之方可攻已不可以攻人腊毒之嘗進於身不可進於親爲救濟之說不接於道而果於立法急於變俗則亦立見其斃而已何也天下者神明所治法俗循環不知其端撓波漸魚蓋千百年而立變者曰朝夕不治必不可治則將取天地標本而倒之故謂日暮途危箝勒轉延命須臾附子烏頭此至狂惑不可不察也三代上下其盛也皆因其舊禮通其舊俗劑以新德稍稍引導之其衰也迺思爲一切震驚其師夫百世之天下日月水火則固如此也日德而月刑水惠而火威剛柔相資以游於天今欲爲救濟之說以立變其効則必取修德修刑寡犯多死之說而稱之夫日月之刑德則固不相勝也火以束葦灰鄧林水以倍尺嬉嬰孩獵者多燔漁者多游焚林無餘材蕩水有遺舟安在火鮮犯而水多死乎且天地之道生者漸也害者積也道莫大於仁漸而化之爲禮漸而裁之爲義養生而有霜雪禮生而有寒暑霜雪寒暑散於水火錯以爲治故水火霜雪四者天地所教人之具非殺人之器也且是四者非天地之得已也積濕生淖積淖不走以漂萬物積燥生爆積爆不下以燎萬物去日近則氣盈氣盈必償迫以爲雷霆去日遠則氣縮氣縮必結迫以爲霜雪使天地得已而爲之則天地已病矣夫天地而無萬物天地固無所著命也宇宙之大日道分中表晷南北不過七千里南面視晷在於日陰陰退一尺則萬物皆生陰進一尺則萬物皆死天地不忍進一尺之晷以死萬物之命故晷南寸盡則抑而反北晷北尺盡則抑而還南明天地之爲物命而抑其身影也天地所爲物命而抑其身影者

以爲是尺寸之暑皆有所受之受之而不敢過故守之爲禮義而安之爲道天地者與萬物守道也道懸上而照下背陰而照陽陽而陰絀故中和者日月所不能持也進退者聖賢所有事也就陽而去陰修本而細末古今之通致也刑德之間相去一分已寒則海水結已熱則金石燄天地者務過之是舍而甚之是去今日德必歸刑德乃生歲必歸寒歲乃成斧鉞不陳則玉帛不行五帝之治天下安所得五天下而刈之且自荆揚以南夏暑不陰草木伐生樹無沐枝編戶之民有老不見霜雪者矣豈必謂嚴威不降則歲功不序蟄蟲不閉則貞元不復哉治天下者天以別其制地以別其性人以別其事管夷吾曰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夫猶是鄉國天下耳而緩急異候大小異器舉益盜者細兩指而已舉大木以治百里非貫天下之譬也黃霸之治盛於潁川而衰於爲三公荆舒之治名於鄆縣而絀於在中書李君之令行於秦川而敗於齊魯天下之大固不可以兩指細而益盜舉也炙炳至於北方毒藥來於西極砭石生於海國九鍼出於炎土聖人之治人皆因而治之以爲人治之未足故又參之天地以別其剛柔辨其差等差等既別禮義乃出犴狴近禮人不就而學禮劍客衛身人不就而葆身植糜而射大夫歌狸而射諸侯豈信以迷惑不來者之的如此哉以爲是服異類而制奔走之道也猛獸生而作弓矢弓矢作而及妖鳥妖鳥作而及日月服乘生而作鞭楚鞭楚作而及怒草怒草作而及社土其流而被者逾繁其引而上者逾細故聖人之用天道不敢不謹也文武之張弛高下之抑舉猶潮汐自升降望舒自圓缺莫知誰使要有其定數故撓民而民不離動民而民不貳仲尼曰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子產曰聞之爲善者不改其度乃有濟也夫使日月改度以濟寒暑天地改度以濟南北則水火霜雪相救不暇亦何濟之有聖人之救天

下救其過不救其未過其濟天下濟未過不濟其已過冬隕霜不殺草則是霜過也隕霜不殺草則是非霜過也春無冰則是春過也冬有蟄則是非冬過也與其殺草而并殺則毋寧以菽而宥艸乎與其後春而冰死則無寧先冬而蟄生乎癸酉大雨震電則是電已過也庚辰大雨雪則是雪未過也正月不雨則是雨未過也至於七月不雨則是雨已過也與其先庚而後癸則無如先癸而後庚乎與其先正而後七則毋如先七而後正乎外體之治不殫鍼石內體之治不過湯液五毒之行不治心疾五刺之行不及大脉聖人之爲救也如救日月正度而伺其本正權而候其末衆人之爲救也如搏水火見熱而投涼見寒而投炎夫日月者救而不相濟水火者濟而不相救之物也救日月者以禮通其意故民皆忘其意而師其禮濟水火者以意通其義故民皆忘其義而得其意水火始交熾然作色仁義不施以通其間不有一窮必有一竭下堂之鼎以熬諸侯熬之不加威不熬之不加哀雲漢之原以料餘黎料之不加勸不料之不加遺然且爲之者其意亦以爲救也夫救焚而投之溺救溺而投之焚庸命乎故水救火火必不可救水德救刑刑必不可救德天下所共白也有漢始盛文武之業炳於天下宣帝承之不動斧鉞呼韓亦可以降谷蠡亦可以來及其再盛世祖之烈炳於天下顯宗承之不動夏楚烏桓亦可以破哀牢亦可以平而諶者不察以爲嚴核之効優於前人夫呼韓谷蠡豈知有蕭蓋之窮韓楊之響烏桓哀牢豈知有執戟支牀司空柱橋梁哉且天下之風教則未甚墜也士習則未甚壞也寡廉鮮恥奔走勢利重黨赫誅死蠅營狗苟鞏毅府舍習見無怪則自古如是且自鞏毅而外未必如是也即如漢魏所談負販椎埋鳴琴擊鍾婦德緩鞦婢子梳頭俛見瓦車常民畫杯唐繡追人胡妲奇蟲此皆無當於姦宄未足爲禍敗也而一人微辭千夫攢眉若以爲是天下大計盡在於於是者張目以陳之昌言以繩之又以其波及於大人弄馬傳粉攝髭理眉皆以爲嘉謀爭聽相仍而

弓矢斧鉞皆倒柄以禦內矣夫四方之禍敗邊庭之寇虐竄奧之醜隨傍牀之儲繼固非刑威所能至也刑威所能至者假劍疑鑿繫組纂纓鎖樹守隘自爲俊物赤墀之下者耳不則繩負荷擔奉門戶錢入市者耳兩顧咫尺虎踞獲賄則目攝而止矣秦醫之避膏肓越人之遺劫客豈其手力衰而操刺繆哉凡物之性各有所近秉天者多陽秉地者多陰陽者近德愛雷霆陰者近刑愛霜雪聖人者合德天地以命陰陽迫而爲雷霆故雷霆無以漏其刑迫而爲霜雪故霜雪無以殺其德夫使天地而樂爲霜雪則蜥蜴蛟螭有因而竊園冥之權者矣鳥之慕裘非爲慈也虎之迎車非爲威也屏翳興雲非爲緦也陽侯鼓波非爲躍也刑德分情而神明疑權故曰大刑不至仁不可以爲令大德不至仁不可託國柄董生曰薰與漂其出孰多露與霜其下孰倍夫薰漂霜露固不可論多倍也惠風崇朝息一寸嚴霜終夕折百尺積潦經旬蕩岸谷遺爽一息假城郭禮樂之興百年而刑威之殫終日水火銖銖亦何可以衡舉乎聖人知其不可衡舉故因而化之化者春秋之變也陽木夏至刊而之火陰木冬至刊而之水春秋刊變則萬物皆化矣聖人不患萬物之不化而患春秋之速變周衝之喪羊肆之尸罪不下於萑苻沈猶之屠公憤之閨智不加於卯大夫然而物有異質化有異等聖人皆明別其陽陰示其進退以使之自變而猶且不變則雷霆霜雪交刊而變之矣夫使寬政而樂猛方慢民而執殘藥則仲尼之聽獄左問右告教教云云何爲於司寇之廷乎故天下之弊有殘民而無慢民天下之患有弊主而無弊政和之名和也緩之名緩也兩者天下之治名也兩名者正則天下無病名扁之非扁也附之非附也兩者天下之疑藥也兩疑者去則天下無疑病炎漢之興承於秦項城溢坑方肉方俎高祖一切與以簡易歌舞蕩佚猶恐不足以固諸世家大姓之心皇明之興監於前元廢紀墜綱上下無章太祖一切與以嚴肅波濤掃除猶恐不足以滌諸□□□□之氣然且以藥石梁肉明示後世

恐世之談鍼砭者廢服食步作之務也故聖人者救時也救時者因時也時陰勿砭時寒勿刺月廓勿鍼日中勿灸新勞勿作新虛勿毒夫亦要於有濟而已矣故曰一琴之彈而有風雨一弧之彎而有寒暑高粱多絕絃滿數多折弓八尺之表不欲其窮周書曰時乃大明服維民其敕懋和若有疾維民其畢棄咎言服民者不若自服之和疾民者不若自咎之瘳也皇遠之報晉師及河楚嚴王哭其卿尹曰自孤之先祖晉師未有及此者也哭其大夫曰自孤之先君晉師未有及此者也諸大夫起而逐晉師收其京觀仲尼善之遂書楚爵以著於天下方漢文時天下甚多事匈奴數寇邊斗米至百六十錢民亦有答死者每下詔書與百姓獨疾一則曰朕之不德再則曰朕之不德王通善之遂請漢詔以副於尙書故爲救濟之說而借政刑以厲威主者是仲尼子產之所共禁不可不察也昔唐憲宗欲摘近臣以示磨勵李絳痛切以爲不可異日子頤勸上峻刑上燥然曰此欲朕失人心耳中國者邊境之心士大夫者中國之心百姓者天地之心也披枝傷心根葉乃離方書曰見其稷稷見其鳥鳥不見其飛焉知其誰言善鍼砭者觀變通適不爲驚心之務也

黃潭浦集卷十

策

體數第三

問治固有體也而又有數體簡而數繁體鉅而數細上任體則失數而蔽生於下上任數則失體而蔽生於上上主皆惡蔽生於下不惡蔽生於上故舍體而任數然則數固與體別歟下蔽之害故甚於上歟舉體而明數固為王霸雜歟書言體要易稱數度散於六經以緯天下故治有經體亦有經數仲尼所謂尋尺管仲所謂規矩必有其源委歟凡聖人之學皆有其源委有源委則有其體數周官三百六十屬其大者以體國經野其小者以及於鳥獸魚鼈艸木王制千七百七十國其大者以頒式則壤其小者以及於溝洫蔬圃林麓此為聖人任數而為之歟抑聖人知體而為之歟後世儒者恥談鹽米天子不問節目系宗之不顧耶吏裴謂之不對權酷柳渾之不賀散選裴度之面譽俗吏皆自陳平一言發之遂成美談然自古帝王以至於名臣良將未有不知其數而得其體不得其體而成其功者也體數既別上下倒執上常用密下常用疎下嘗用簡上嘗用繁而上下之蔽愈不可治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其於體數至備矣諸士其亦暢言之乎

平虛而論七文七質之變不如一名一實之定一名一實之定不如一體一數之正也何謂七文周監始作王畿萬乘九一不會百萬之卒官師為長三百六十人五繫在懸三宥無刑親拜其尸君拜其賓匪頒之餘牛羊成羣施於兩漢晉唐宋元皆有戶口千萬官師十倍勞金斤數齎帛車積下及野老時賜名秩及其弊

也守銓句除嘗三四萬人此爲七文何爲七質新邑已建工僚不設遊田不供臣采食籍其大師不過七萬
二千人三軍半之司寇之禁寄於軍正庶士之賜不及車馬施於兩漢晉唐宋元亦有鈞駟不備輓輅維億
卿士攜漿臺郎厲食饋衣羸馬以垢爲潔及其弊也桑穰獸皮以亞金璧此謂七質七文之國其君用之物
豫以康其下從之享榮以清七質之國其君用之藏固以安其下從之佩鞞以輕自生民以來方宇之廣又
安之久物采之盛制度之朴頒賚之節敷祿之膏未有過於今日者也而小小徵召則彼此囂然不知所出
爲質則無以文爲文則無以質如屋窮大不知漏處上視其下以爲漏生於下下視其上以爲漏生於上上
下相疑三年不治而風雨總至鳥鼠生怪夫君子口不言財然至於源委變化神明所出名實要歸講之不
爲不熟也凡經國之患不在於文質在於名實不在於名實在於體數仲尼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
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尋索步堵以知都邑管夷吾曰精神生心心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圓圓
生四時四時風雨以知萬物夫天下之難知者未有過於都邑貨化灾祥神物而聖人皆知之無蔽者聖人
規心以圍萬物紓肘而託國邑去智與故以師量尺故其指臂白於山川精神敏於風雨無他則於已取之
也古者天下未有刑兵刑兵見榮發於權度正變相授而治亂以出故內體之數是有臟腑臟腑治權權治
金金治聲聲治樂樂治兵外體之數是有指臂指臂治度度治木木治景景治禮禮治刑故腑臟之有陰陽
指臂之有伸屈受權之有損益受度之有正側發聲之有清濁垂景之有贏縮此六者分治內外變化所出
不可不察也不察其體不得其數陰陽不劑伸屈不停損益不生正側不經清濁不明贏縮不行兵樂始交
而變千戚再變而有斧鉞斧鉞歸刑再變而發天地之藏朱丹青沙鉛金銍金燦然歸水而臟腑九變體數
盡矣刑禮始交而變侯撻再變而有柎柎柎楊歸兵再變而竭天地之用梗楠杞梓芟蘆竹葦燦然歸火五

木歸火而指臂九變體數盡矣故天子之患患不聞道不聞道而知會計出納之數則其志銳志銳則上侈
上侈則漏生於上不知會計出納之數則其志蛻志蛻則下奔下奔則漏生於下天子不聞道而不知水旱
盜賊之數則其志奮志奮則上僭上僭則漏生於上知水旱盜賊之數則其志苓志苓則下竊下竊則漏生
於下故不聞道而曰天子不宜知會計出入又曰天子宜日知水旱盜賊者此皆所謂無術也天下之道至
易簡者曰權曰度其至繁多者曰官曰賦繁多而險阻則曰刑曰兵聖人以其易簡制天下之繁多故得以
其繁多散天下之險阻權平之以參度平之以兩二者天下險阻之所從散也權參而度兩矩兩而規參用
兩者執半以照中外用參者挽一以周四裔聖人之照天下未有易此者也聖人之照天下謂吾不知天下
之險阻而求之繁多勢必以其繁多益吾之險阻既知天下之險阻而猶求之繁多勢必以其險阻滋吾之
繁多聖人於是一意歸之易簡故易十八變天道窮頤古聖人未之盡用也有熊以戰始於乾坤殷高以克
終於兩濟始戰有先罰終克有後賞賞罰持端春秋以生春秋者兵刑之宗也春秋文成千二百餘事參之
以爲權萬七千餘言兩之以爲度其大旨欲飲天下之刑兵以歸之於禮樂故兵制大偏去其一旅以爲一
師二千五百人甫刑之罰去其官刑及其大辟二千五百屬春秋兼用之而體括於二百四十有二夫聖人
之意猶以三軍五罰爲盡之而不敢用也故天下之言體數者至於天地則止矣天地之體數一內而一外
一遠而一近一贏而一乏一生而一死生死贏乏相爲遠近相爲內外生贏之數注於遠外則死乏之數注
於近內死乏之數注於遠外則生贏之數注於近內慶賞刑威食貨賓旅相代爲候以審其處故律度之變
金木之珍禮樂之壞刑兵之亂彼此相蔽至不可詰而其大率必倒其遠近覆其內外聖人爲正其權度明
其規矩以天地之體數引其指臂導其臟腑相配則已矣夫以帝王之肘臂挾聖賢之臟腑疑歧而出之即

天地亦頽然無以立體聖人又何恃而不蔽於天下聖人之所恃者物各有度彼此相御自然而止窪科止員平科止斜過鑑溢衡則歸其家復之過七日臨之過八月臧腑之過斤兩指臂之過尋尺聖人皆懼之而不敢用也古者大國提封千里爲田百萬井去三之一爲六十萬井方里簡一猶得六十萬人四口倪髻游聯居箸義行孤茶不在其數晉魏而下中畝三升百里損益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去三之一猶得一百五十萬斛足食七萬人關梁鹽鐵桑麻漆竹茶酒陶楮不在其數凡國五百萬家一歲貢士三四十人斷中辟十數人科謫百數十人其無狗彘負踊而犯者則亦鮮鮮矣卒有匪茹百里之國率六千人人食三升裹糧五百四十石十里之城四百三十似十里之渠十八萬尺縷糊呼集三日可畢也又卒有動千里之國六軍用單三萬六千人人食五升裹糧五萬石十里之城七匝之圍三十里之城三萃之合不出旬日巖巖可拔也且毋多舉古唐人三旬而築方渠合道木波三城楊朝晨猶以爲久宋人以四萬夫脩濬汴城河二旬畢役陸九淵猶以爲遲張奐二年而破燒當諸羌費錢四十五億段頽猶以爲多王播在關中歲入百餘萬取諸宿逋李珣猶以爲厲百姓東陽令歲入十倍不取於百姓文侯猶疑其取於士大夫韓滉歲貢數十倍不取於關梁天子猶疑其取於商賈故謂天下之大句股率萬萬里輸糧六七百萬石應十數萬人常不當古百里車徒之用者是仲尼周公所抑思而不得也魯者天下之脆國也成王者天下之弱主也以天下之脆國應強諸侯索戎賦之不暇而仲尼許之以霸東方其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蠻貊莫不率從以天下之弱辟御新土慎庶獄之未能而周公許之以討天下其書曰尙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夫仲尼周公豈不知僖公之才不及太公成王之才不及神禹而遂駕於太公神禹之上哉所以持論若此者天下之治總於律度四方之敗發於刑兵立微而射明握少而治多干戚

未動鳥隼龜蛇已告成其處矣且聖人之意不獨爲此也嚴王之才不試於戎兵則必試於庶獄試於戎兵太師有以聽其律試於庶獄太史無以察其度和主之才不攝於強敵則必攝於孔壬攝於強敵大人有以引其量攝於孔壬長子無以正其尺夫使人主之才不試於戎兵而試於庶獄人主之威不攝於強敵而攝於孔壬雖有十數聖人豈能手袖天下而正其刀尺乎故天子之與臣下各有所守也爲天子者與天地守其體數以不悖於天地爲臣子者與天子守其體數以不悖於天子知體者不以險撓易知數者不以阻撓簡周書曰水之流也固走下爲天下者用牧火之殫也固走上爲天下者用大略天下大略固非苛細真會者之所能舉也號物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再倍之以爲官三倍之以爲師十倍以爲材百倍以爲穀穀之登天子皆拜而問之官師之登天子亦拜而問之用人與師而過五倍用材與穀而過三四百倍則天子不得而問之矣天子所不得而問者是神禹之智窮於暮鼎而離朱之明墜於反鏡也六府之治有寄有取有生有歸皆生於身而合於天地水火之於六府濺勺耳天下方行日遷而不竭無他則寄於天地而取之日月其寄之天地者體也其取之日月者數也其取之而復歸之歸之而復取之大略也大略不得十牧九失雖聖人爲治無菽粟之足而又爲金幣以代水火以望日月登壘四顧唯虞其竭夫使金幣能言則必曰吾幣矣故謂之幣也使菽粟能言必曰吾足也故謂之粟水火相視亦粲然而笑矣故曰天下無不弊之法聖人有不弊之道募民而墾田無可募之民募田而營屯無可營之田徵商而市邊無不散之商開邊而募商無不隙之邊置官而鑿金無不漏之官買金而置泉無不竭之泉納粟而名錢無不走之粟贖刑而入錢無不擾之緩然而聖人有道則權度不失權度不失則風雨鳥鼠皆安其室而守其籍夫古之聖人亦嘗有大故讎迂岩嶠而禮樂征伐不失其數豈嘗虛俎而獻抗拳而起哉故有道者守其體數而天下已足也

不得已因其體數而變之齊桓公一日而素賞四萬八千金一日而素復五千四百萬金漢武帝一日而素封十數通侯一日而素奪十數通侯詩曰挹彼注茲可以濯漑今天下武爵六七萬人而疆場苦無一卒歲賞夷六七十萬金而革筭不得一矢誠令天下武爵一切從軍營田自實衆可以不更募俸可以不再給諸無名田不買自出不則因而觸之使天下矜弁統於郡縣郡縣自爲將帥重保障之職以收武衛之實立勸農之使教商之吏使天下丁壯反於南畝心計集於中市乃就長吏以授農商之官令諸無藝剽暴者得歸而開業因以廉其拳勇引之實邊藉其諸君吾子殖之曠野從其長吏擇便走聚又令沿邊撫賞要害之處雄結子弟取無名賞收無名租別爲一軍斷其驚榮得一當而止使必勝者在於我所哀者在於彼故以一軍收數軍之利一舉控百舉之勢賞可以徐餌糧可以重積不則因而反之使天下精騎歸於曠衛簡十五萬之卒參伍而取得三萬人靜則驚擊動則騰舉居重而馭輕隆本以舉末近者可以不飲遠者可以不發行此二者不出數年而天下之賦三倍至矣然且君子不談者天下之患皆生於不聞道而輕變法輕變法則天地墜其體數而欲亂體數者雜起且猶是表景孟水之天下也上言財則下競財上言兵則下競兵上言刑則下競刑禮樂道德猶相視以爲通禁也下進其毛孔之垢上衣其不泮之膩一狼而走干羊十穀而易一批肩膝已竊猶且謂筭論在是者是爲任體數之蔽不任體數之蔽乎蔽未有歸而祛蔽者四出雖有智者詰目於面不見耳鼻則自謂五官相誑也喟然而太息故爲體數者之窮也非知有體數而窮不知有體數而窮也非任體數而窮不任體數而窮也日月體數一寸千里故不蔽於風雨雷霆體數一尺百里故不蔽於土石聖人體數與天地埒故不蔽於天地夫使聖人得其體數不動聲色正容而治之雖使石生數馬曾子駕羊七聖命之以適襄野未爲不治也使不得其體數坐萬物而請之雖使軒轅貢其莊山公望董

其圖府武王成其童泉魏絳陳其安懸夷吾頌其石壁隰朋收其季絹買爵成行汰士如林豈可奏辛趙之績收申商之理哉故曰園桃非桃也炙籩非籩也輒在軾後非反也體數不傷則細大俱捐一以爲玉戚一以爲朱干天下有道圭尺之南風雨時旋謹從之游焉耳

言功第四

問敬應之報存乎納言納言之道歸於試功試可乃行屢省乃成古聖人之重言功如此也言可嘗試而功不可嘗試以可嘗試之章程不可嘗試之功其道必使人喜功而尙言聖人於此抑有所處之歟且聖人之意在重報功而其勢必重車服重車服以報言功則聖人之與士君子皆相報於功名之路而言功不至者又以讓取名然則讓爲聖賢者設歟爲頑讒者設歟春秋稱三立而言與功居二易稱九德而謙與巽亦居二德居言功之先而讓居言功之後聖人不言德而言讓將留德以厚言功之地不欲先德以柔言功之氣歟抑言功可見德不可見言功之與車馬皆爲德而試之歟抑有德者不患不讓有才者不患不應而敢不應敢不讓皆爲頑讒事歟管商申韓先後同治其大旨欲黜無功之爵賤尸言之士獨是教應教讓者歟聖人異器晉人之敦讓箋唐人之立讓法豈猶不知聖人之意歟夫聖人教應則喜名好功者莫不應教讓則避難藏身者莫不讓故甘美則有衆應危苦則有衆讓衆應則莫肯讓衆讓則莫肯應今疆場之事累歲不立東討之策無人敢發言功屢繼而車服不尊使禹稷省成將繇何道以還於古歟

明主不樂人尙言而其道不得不貴言不樂人尙功而其道不得不貴功不樂人飾應飾讓而其道不得不貴應與讓何也世不能常治人不皆君子危苦則君子嘗其言功清平則頑讒享其車服嘗危苦者其意既不在於車服享清平者其意終不在於言功天下相戒以言功爲危苦之禍車服爲清平之福聖人恐一旦

有事而慢易昏墊者呼不及覺故揭其精神於車服之表呼之以讓曰誰敢不讓呼之以應曰敢不敬應夫聖人在上不能使頑讒化爲惇庸魯違反於林薄又爲車服以鉤之課責以推之使其前有倖心而後有懾志乃曰誰敢誰不敢者是車服之去俟捷幾何逃虛之徒乃有亢意而薄聖人之事者矣夫聖人於此固不得已也所不得已者何也天下言功之塗必不可閉而頑讒之生必不可絕頑讒之才足以取車服而遽奪其車服必無以厭頑讒之心聖賢之德足以掩言功而遽鏟其言功亦無以塞頑讒之口聖人能使君子昧死而謝言功不如使頑讒稽首而謝車服君子昧死而謝言功聖人亦不得分食其德頑讒稽首而謝車服聖人乃得以漸收其功故聖人於此有不得已也所不得已者成爲天下使也夫使聖人不爲天下則其釋道器而游神明固已久矣方堯禹之時天下之大東漸西被北迄南暨尙五千里以爲荒服即使洪水不平懷山襄陵東西南北亦自在也猶且皇皇胼胝而爲之且當羽陵而後九潦亦且殺堯鄣亦且殺鳥獸龍蛇亦且遠禹起而乘之事半功倍系圭旣告宜遂杜口不復稱功而乃敦循其意重復其辭若恐虞廷不復知隨刊之狀艱食鮮食之苦者夫豈不謂後世臣主暇豫吾吾安知民依頑讒之徒從而導之必謂洪水鳥獸不足以殺人陵谷之夷巢窟之平數有適然無煩睿慮乎夫當朱共之時鬮訟違言亦豈不曰蠻夷猾夏四表猶在也龍蛇九年亦且退矣堅持數載而報績已就吾紀息壤銘石郭從中上下之耳堯禹於此則固有所不可也堯禹之所不可者是精神之本天下敢不敢之所從出也凡人各有所不可則有所不敢不知其不可而敢之謂之頑子知其不敢而可之謂之讒人可之而應不可之而讓敢之而不應不敢之而讓聖人於此固未相強也聖人雖不強人而人終不敢以自強精神獨發則天人交應慈子不得以受於父嚴父不得以授於子而世猶且薄之以爲是喜功名者之嚆矢君子亦惡然以是爲詬厲夫天下之好名喜功者非

盡頑讒人也其德不足以飲言而又惡天下之厲言飾功者矯虔以竊聖人之車服聖人者鎮之以樸示之以敬屢省而由之皆足以警世而作天下之氣故聖人之誘言功不若絕頑讒者之痛也且天下之言功聚於車服述訟繫於帶此字由章途經首之會非聖人君子所獨取也君子儲德既不可以自試論功又不可以先舉而無開乘之言底可之論以削介圭而塗械椽即聖人何所著其夢寐聖人不著其夢寐而又爲惡名與功者之所挽洗則頑讒并出而乘君子之器使君子不爲天下則君子之釋道器以游神明固已久矣聖人與君子所相其神明而游於道器則均之不得已也車服者道器之間也道器相屬神明乃致爵者可屬之物屬者不可屬之物也屬者可繫之馬客者不可繫之客也以其可繫致其不可繫者以其可繫致其不可繫者曰即不可吾致吾意焉耳君子之與聖人宛委相須於竹帛未吐鯁鼎未范之先夫亦果爲誰使哉且天下之言功出於神明非聖人君子則固莫之別識也君子之言有言之不試而亦見功者有言之不試而亦見功者有言者於功試之而適不知其功者有功者於言試之而適不知其言者言之不試而見功者適旅人之告太公也太公將都於營丘發駕未夙營丘去萊夷百里而近新政不夙萊夷且作逆旅人曰是人君也而寢甚安非就國者太公嘗覽朝馳而有營丘此言之不試而功者也言之立試而見功者杞人妻之告頃公也頃公已困於鞍山復拜國人謝却酒肉一日數杞弓不洞將殺弓者杞人妻曰引弓之法乎如植杖右手發之而左不知頃公如之一發而洞七札此言之立試而功者也言者爲功試之而適不見功者周公之告武王也武王克商問於太公太公曰愛屋者兼其鳥不愛人者及其肯餘問於召公召公曰夫作之雖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問於周公周公曰各田其田各宅其宅何罪何辜唯仁之親武王聽之崇朝而股入靡此言爲之功試而不知其功者也功者爲言視之而適不見言者王滿生之告周公也周公將東

征十夫之外無有與者契繼厲吉三月而未出師王滿生請問曰遠言必入將入乎無公與之入大言必立將立乎無公與之立要言必噤將噤乎無公與之噤於是公遂東征一日而武庚平三年而奄人服此功之爲言誠而不知其言者也夫此數言者豈嘗爲功庸發而車服使哉天下有必應之言必應之功聖賢之與婦女子學士之與道路人同發於神明而宿於道德應而不知所以應讓而不知所以讓雖後世聽之猶不知其意而智者以之立譬聖者以之立決天下之事則固有大有於管丘之舍深於罽原之恥微於克勝之舉危於陽鳴之取者也天下之欲違言者則固有良於逆旅人之主精於杞弓人之婦明於田田宅宅之論辨於入入囁囁之譬者也而僕何倖遇年對年退或十數年當讓者卒無有一讓當應者卒無有一應天子課言則卒無有一言天子課功則卒無有一功若天下之爲道德深至若此者何也人皆樂爲謬言以希不可試之功人皆樂爲謬功以持不可試之言嘉種已播而稱毛茹龍蛇已放而戮游魚鳥獸已舞而教侏儒彼皆自知其不可爲功而不肯不自爲功勢必捧聖賢之巧以文其不可再試之功百辭不降至修廢麻白魚不登而貌龍蛇侏儒不降而勸苦華彼皆自知其不可爲言而不肯自爲是言勢必捧聖賢之言以文其不可一試之言爭讓見端而言功道德無一見則不如共委之以爲是適然而已天子即明知其不然猶必且可之且與之以觀其再試而鼓其應事夫使唐虞之時水潦有適然氣數可徐回即使禹益拱手而讓朱共泉陶應書以招巢許何傷乎亦誠有所不可雖頑嚚亦自謂不可有所不敢雖頑嚚亦自謂不敢故共驩投畀而無尤巢許長往而不悔也且夫三苗者神明之冑也弗服者頑嚚之罪也以神明之冑負頑嚚之罪克之不爲武勝之不爲威猶且暴師經月舞羽七旬以必格之爲是令有蠻夷寇攘內於門廷劍膚滔天使天下凶醜觀變伺隙欲奪三苗之國奪熊羆之業禹稷即不暇泉變之徒必投金矢棄羽箭不裹足而從之

從之不可天下亦不敢以貶泉變之道少泉變之烈而今且以是爲詬厲故曰車服生耳大功不起車服蒙戎美言不從天下共賤其言功天子不能孤貴其車服天下共賤其車服天子亦不能孤貴其言功欲使天下共貴其言功必使天子陰尊其車服欲使天下共尊其車服必使天子明貴其言功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衣必見其弊式者造車之始弊者授衣之終也始德不永則終德不著天下言功之賤則自有宋而始也宋起極敝羣臣懷詭不敢自拔范質濡糜而讓於前仲淹韓富援筆而不能持於後王沔變髮而應於始荆舒韓絳納履而不能救於終淳化至道之間堂陛亦未甚闊也一日大臣去位天子疑其滂沱錢樞密曰人臣謝事亦有風望何滂沱之有熙寧元豐之間是非亦非甚晰也一日外臺論人中樞欲令別白王左丞曰吾儕終日不唯則阿非小人而何夫居者所以爲應也居不足以明應朋友自疑其唯阿行者所以爲讓也行不足以明讓天子至疑其滂沱讓應無當而言功坐紬言功坐紬而車服道器終不貴於天下天子即甚神宰臣即甚聖求治即甚銳爲謀即甚臧亦安能與滂沱唯阿者舒明試之光而發車服之色哉且無論宋事當成宏時風雨未陰名賢輩出泰和茶陵委蛇於先安福淳安綢繆於後華容鈞陽匡襄於裏三原九泉韻頰於表而少少差池鐔刻俱失劉馬蒙朔洛之聲楊李坐容容之福柔者束於微縲強者拆其羽翻乃有求應而不得應求讓而不得讓亦有得讓而不敢讓得應而不敢應者故古今之人情不相遠也雖有聖主不能謝臣下之言功雖有聖臣不能謝天子之車服貴而用之則莫不賤賤而用之則莫不貴值其所貴雖蜀相有伊呂之聲值其所賤雖宣公無甘成之業值其所貴雖景略與安石齊徽值其所賤雖崔浩與明月同傳貴而不成雖荆舒抗顏於管晏不貴而成之雖李泌遜蹟於留侯故曰儒臣不勇退則介士不勇進矣智臣不舍官則愚臣不舍命矣小臣不好名則大臣必好佞矣車服不足貴則言功不足敬矣言功不

足敬則道德不足信矣人皆自敬其身而後有以敬其名身名既應精神始得精神既得而後天子不敢賤其言功天下不敢賤其車服張仲之孝友不以樓樓而貶德吉甫之清穆不以孔棘而厲音如必飾應以逃於讓飾讓以逃於應則天下何堪多讓乎大寧之方輪臺安南之方珠崖河套之方十姓是則已矣金城涼州猶且衰漢之所矜也今以疆場不戒而坐棄數千里之地一握尺五以自爲邊使驕將悍卒驚然比於藩鎮又安所得買捐之杜欽之言而稱之及今之時關敬應之門定敬應之庸明發東征之策敬問廷臣有如充國奉世之言者使自領之能者則應不能者則讓讓之間兩言而決耳何至十三載彼此聽誦倏對倏退乎詩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君子之車馬即甚閑馳亦豈以駕無功之輿而應空言之肆哉

道業第五

問道生業也道成而著爲業業成又還於道人皆趨業不能趨道故以有吉凶者爲業無吉凶者爲道易曰吉凶生大業使道無吉凶則不生吉凶使大業生吉凶則吉凶不生大業古之超然免於憂患者是爲廢道歟廢業歟天下之道業極於仲尼周公而自二聖人後無復明其道居其業者管仲隰朋季札史儋皆在周公之後見周公之書修其業不能盡明其道張衡楊雄王通邵雍皆在仲尼之後見仲尼之書修其道不能盡知其業夫周孔則固有隱歟周公之教人曰敏至聖智仲尼之讚曰易知簡能聖人之視聖智知能猶人之有言語飲食豈亦存其道不設其教存其業不傳其術歟仲尼之讚大人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子貢之讚仲尼曰聞禮知政聞樂知德差等百世莫之能違若是則聖人雖生存百世無所憂患也而周公曰我不敢知後世有存其說者曰非臣逆視仲尼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後世有存其說者曰天下皆憂

吾能無憂乎天下皆疑吾能無疑乎夫使聖人不與世同憂患則無爲貴道使聖人與世同憂疑則無爲貴業矣太祖嘗告侍臣曰有能知歷年之道興亡之數者朕不憚通侯之賞今二百餘年矣竟無有能知者豈古無此學今樓大禁真不道與抑難言罕聞不可正告與抑食寢累人未能仰思經術暖味遂至是歟爾兩浙名賢與區山川清淑富有起而共證此道者雖不我告吾其與聞之 攬世於無爲之鏡伏國於自然之策千里瞻言以道彌論此非末學之所能爲也古之學者至老而學十年而變變而逾上故其道參於天地業並於日月今之學者重學而已三年而變變而逾下故其道極於趨時業止於干祿絲斯而談聖無定體明無恒質積學而成宜若可爲也古之教者童而教之本以三德曰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夫自典謨以來文王之稱至傳說之稱敏此自曾閔所不能兼也里塾之間曰舉六德曰仁曰義曰聖曰智曰中曰和夫自宇宙以來堯舜之稱聖智仲尼之稱中和此自湯武所未能備也以曾閔所不兼湯武所未備而日課之童子聖人不以爲苛以童子所肄辨里塾所誦說而日課之聖人聖人亦不以爲過然且後世學者以敏至聖智決爲聖人上事遙舉以奉聖人聖人亦遠遠然不敢窺足其下者何也夫使敏至聖智決非童子所能幾聖人必不概舉以授之里塾使敏至聖智即爲孝弟仁義聖人必不更題之以爲後世怪夫聖人之視敏至聖智蓋亦猶嬰孩之視聖人不怪也雜記曰李薄之卷反於天地泡灼之成近於太清醫龍之爲泡灼李卷者至矣萬物之成皆成於泡灼其生皆始於李卷三代以前綠園園圭不復可稱也方武周之時家人父子晝夜仰思規矩象其初無所傳受纂承亦若是而已矣文王起而三齡以與子周公起而三齡以與兄武王寤而知西土之不靖召公契而知瀾澗之復興以爲是按爻象而得之則今其爻象俱在也以爲是不按爻象而得之則所謂卜年卜世者安取乎夫道生於孝弟仁義而孝弟仁義又生

於道業生於悔吝吉凶而悔吝吉凶又生於業道業之端在天地先聖人不知天地則終無所爲道故至者極之所謂靜也敏者日之所爲動也孝者氣之所爲報也極出有高下而日行有南北行舒者以爲仁行疾者以爲義日行有南北而月生有盈虛生盈以爲聖生虛以爲智月生有盈虛而氣交有分至交分者以爲和交至者以爲中此九者道業之所由生也道生則已聖人無生而聖者因而名之曰德業生則已賢人無生而賢者因而名之曰藝故射御者聖人所孩天地之具也射之有轂的御之有銜轡射之有張弛御之有緩急射之有登降御之有進反聖之則曰極日月日氣孩之則曰射日御使周公仲尼治之則曰禮樂使史佚游夏記之則曰書數聖人將悉舉以教人則人皆蛻其嬰孩而聘志於天地不舉以教人則人皆委其天地而嬉志於嬰孩不得已陽繫而陰寄之若爻之與象也爻無所效象無所像則折管斷灰了不可讀亦謂是畫一畫二偶斷而奇聯已耳聖人以爲後世而有天下之寄者必不敢不求其故而精於其義故周公之所裁仲尼之所存其義類可貫而陳也仲尼周公之於天地亦猶嬰孩之於聖人而二聖人者皆質然以爲天地之無異人又若以爲天地之唯然從己也周公曰吾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其告太公曰是其後世必有篡弑之禍矣夫周公即才寧遂過於武王太公即亢寧遂擾於大厲而武王之不能事鬼神太公之終於篡殺周公皆質然言之無所避於操契仲尼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其告子路曰吾行三軍子不得與也夫仲尼即祭寧遂不借子路子路即戰寧遂不從仲尼而仲尼不食子路之福子路不與墮都之事仲尼亦質然言之無所畏於操轍夫聖人所爲此則必有道矣而斤斤質言若塾師之提誨髦士之誦說者則聖人所爲道業舉可知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駟鐵之風變而非羸之業興車軌之剌明而閭樂之禍紕江漢之風成而羊肱之業興江漢之雅終而三戶之烈細清問之編出而金人之銘興費誓之編終而守魯之澤

細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文王之興三百八十四年素王之興二百四十三年倍素王之年以爲霸帝之年倍霸帝之年而反於文王之年文素雜環起於易者終於春秋起於春秋者終於詩書文王之治一而素王之治四是其不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東山之業衰而有竊舍寗舍之業衰而有新室新室之業衰而有典午周公所不能治則託之仲尼仲尼所不能治乃託之元魏上下春秋四更其始周公東望而寄歎於東室仲尼西望而寄慨於西室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書道六代五十九際六王之所治或存或亡因而六之三百五十四歲三十六姓六正而六變詩道一代三百十四際一王之所治或存或亡因而兩之五百九十二歲兩姓三十五王再正而再變詩書間起積千一百六十歲而復反於易始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詩無定際易有遷候九野三垣列國所循或司風雨或司星辰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陽一主而二民陰一民而二主陽九之後有陽七百六之後有百八周室三十四主漢室二十七主宋室十五主主少則民隆主多則民窮周公治少而仲尼治多陽以七而窮陰以八而終周公不治其終仲尼不知其窮是其可知者也且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水守而火攻地戰而天還弱主強臣中更其端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禮有無刑之度樂有無聲之律周圖八百五十有二其暑一尺其律中於太簇益暑二尺其律中於夾鍾損圖三百三十六以上生殷殷圖三十一主五百一十六歲益暑二尺四寸其律中於應鍾損圖四百四十以爲夏圖十有七主四百一十二歲杞宋不作繼周未起仲尼能言則存而不議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兩曜合治五緯交錯每十八變而詩書更圖人事之災六九而天地之災九一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無不可知者也故聖賢之道無不可知者也自羲軒以來宇宙之奧義周公白之周公之所未白仲尼

皆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正告之不足而又訓之訓之不足而又舞之蹈之然且天下不悟者則是天下之難悟也聖人知世之難悟不敢以道強聒於天下猶冀世之有悟者不敢不以業尊於身故六代之禮樂周公皆舉而行之周公之所不行仲尼皆舉而張之非徒張之又更端焉仲尼之所以更端者何也謂天地之樞命帝王之要會非大聖智敏至者則不足以窮其奧聖智敏至不恒有而其端又終不可蔽於天下則必有姦黠之雄起而竊之姦黠之雄睨竊而獨至則必有魚狐巫鬼煽其陋說以誑諸庸妄男子若謂是古之聖人所未嘗說者不知古之聖人固已深著其事舉而授之里塾童子防維之若此也故聖人之爲道業終始九變愈究而愈至所爲萬世防維者備也凡業始變自易而下各以倍起春秋四倍有虞而有憂憂不勝其虞其始之皆爲公侯相遇其終之皆爲強臣殺主書道六倍多患而多故患不勝其故其始之皆爲君相禪授其終之皆爲裂國誓士詩道一倍有憂而有樂樂不勝其憂其始之皆爲禽鹿相求其終之皆爲虜國百里其中間無故小小災皆不過明禮樂重政令弔死問孤脩舉廢墜而已四業既窮則易道復起易道復起則剛柔消長終始其事日月既以明陰陽既以調中間無故小小災皆水火之孽聖人亦不能盡治也古之聖人既知其道又知其故知其故又知其序故能先物而爲之地先敗而爲之所聞怪物格命不改志見劇難不避卒然有變不設而裕有邪說扇妄依鬼神處日月以亂黔首者必正斧鉞而誅之所以率帝王祖道德敬事天地之志也天地之道無過於孝無過於仁無過於義而易詩書春秋兼用之泝其淵源根極不動敬靜以虛則謂之至日乾夕惕不疾而速則謂之敏方而矩之謂之聖圓而規之謂之智夫是四者非學慮之所能至亦非不學不慮之所能至也率孩赤之不學慮以至於聖人之學慮反聖人之學慮以至於孩赤之不學慮其所終始則唯是圭黍之內或緇或羸言語文字之所不白者耳而天地以之命運帝王以之

命厥麟鳳以之來災眚以之平九變終始與之俱出與之俱反故自仲尼而下子思子既歿未有知仲尼之道仲尼之業者也仲尼以其道還之天地以其業還之文武周公微引其辭以爲是不盡意者後世亦因而細之以爲是聖人之意不復可見矣夫使聖人之意不復可見者則聖人不爲易詩書春秋聖人既爲易詩書春秋則聖人無復不見之意不見之事而天下猶難悟若此故自聖人而後聖人之道業不復可志矣方周之中葉天下喁喁望楚與晉有周之士起而正之以爲是年爾未艾使譎者不敢舉其隄力者不敢抗其鼎方漢兩衰天下岷岷屬新與魏有漢之士起而正之以爲是春秋未絕使閎者誠其周公雄者訊其文王故聖人之道所藏天下之固若此也自有開闢以來天地之奉聖人聖人之答天地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周得其困而不得其強漢得其強而不得其困至於今日而乃兼月之推於律以得其本相於晷以得其度稽於圖以得其次觀於象以得其步易以得其體春秋以得其數詩以得其候書以得其序三代相嬗未有盛於大明者也聖人之道盛則異類之運衰聖人之業興則異類之禍熄以周之盛北不踰徂岐南不踰江漢猶且薄伐經營滔滔洗洗不勞侯國而天下告成豈徒伏元老之聲師虓虎之力乎故國不患不富畜道之爲富不患不強脩業之爲強召公之富不及太公周公之富不及季氏箕子之強不及薰粥禽父之強不及韓侯而乾良之限以策二南各八百年箕封東服亦千數百年淳維之裔最梟雄者或百餘年或八九十三四十年止矣故遠夏金元之熾未有過九十者也河套餘孽襲衣裘稱名王亦五六十餘年矣而插漢間之其勢一搆不可復已必共敗而燔幹難河之侈兩口口相并於今四百三十餘年辰數已浹而口口復蹶不離必合不合必離潰瀾相搏不復其始此亦不過數年廢矣聖人不恃吾道之常勝而恃吾知四方之有敗不恃四方之不敗而恃吾業之可以貞勝故富有天下而憂不富強有天下而憂不強此兩者非聖人之憂

患也聖人所憂患者世共棄道必無有休明之道世共徒業必無有一成之業道業昏忽而庸妄男子皆得指眉睫推利病以論訐謨而撓聖人之勇周公之誅奄廉破斧斨營洛都仲尼之誅萊夷復鄆謹墮費邱有是三者道業不益尊無是三者道業不益卑然且聖人必爲之者聖人有所受於天地逆知其所必至奉而行之以濳蕩逆惡而反本於德行故聖人者天地之孝子脩其道業以達天地之志事也周公之志在易其行事見於周官仲尼之志在春秋其行事見於孝經春秋之禍漢周官之禍宋猶易之禍晉詩之禍唐非道業之疵爲道業而不達於天地之志事急富強以長逆惡者之疵也故爲人子必知父母之年而後左右無方得以盡其事爲天子必知天地之年而後損益百世得以盡其志周公知成周之年而不可以告孺子故其辭曰我不敢知有夏歷年我不敢知有殷歷年仲尼知春秋之年而不可以告門弟子故其辭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使聖人不知天地之年而泛泛焉圖臙臙沐浴之事此猶之以君父博塞耳聖人亦何利而爲之齊桓公謂夷吾曰吾有四不幸可以霸乎夷吾曰是不害霸惟優與不敏乃害霸耳優則不敢志聖人之志不敏則不敢行聖人之事不敢從聖人之志事則必以聖人之道業爲戲以聖人之道業爲戲則是仲尼周公者皆踞百世而而護人也夫抱成周之圖包天漢之士得聖天子而事之猶遠巡不敢談王道懸憊不敢擯霸業少少禍孽則彼此驚顧援衰季之事談補苴之術以爲周孔而在禮樂征伐亦不可遽舉者烏在不對夷吾而稱優人哉

戰法 樂此及下邊計皆武試式士策從鄭中書曰麓本補錄宜與兵術篇相次

天下之大毒二曰刑與師刑者法火內陰而察生師者法水外陰而察死二毒者持之皆屬於極創而天下之生必因之古者有士師而無司馬將動大衆則用士師之法律士師之士故法者大衆所同致而律者兩

家所共治也律以共治刑以衆致故士知所以死知所以死則天下之毒可致矣司馬法曰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夫師者以死爲正者也而又曰上死不勝然則上不死者勝乎夫不死者勝也死者制也上不以死爲勝故約死者不輕以死制勝故輕死者得正師曰剛中而應行險而不陷此兩者生死之所夾勝也自有口實而來開鐵以東行險而陷於前遠濬以西不應而陷於後陷則死陷後則不死死與不死皆不得正然則執事之意固不在於責死而在於責勝也夫責勝者以智爲主而後膽次之智先於人膽先其身見遠者數長數長而後其勝可制也今無千里之聽百里之眎號令未出而敵人之騎已搏於嚴城之下故議戰則恆不得戰議守則投礮而破此所謂俟其議定則吾已渡河者也夫火行法自近也水馭術自遠也水知千里之虧審微以決之冒險而往千里不失火知其賊發於左右故近灼必焚亟搏而滅今不得此兩術者而亟圖一戰是四路之所以敗也敗死不復則其數必不死必不死則必不戰爲上者又爲不死之毒以服之則死不死戰不戰又焉取勝乎尉繚子曰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夫使其懼不足以其術又易以侮雖將百萬之衆日殺白馬先誓而食之無創也又況於不自畏以爲民首乎故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卒以五十萬之衆爲一死賊者非以五十萬之衆爲一死卒也執事流覽古今名將皆粹於應變以寡制多若廉范之治雲中不檄旁郡燕炬而虜夷師李靖之出惡池不約諸將踰險而擒頡利裴行儉之制定襄不衛糧車伏甲而殲突厥以彼所值亦皆勁敵也而或以數千騎或數甲士承蜩而取之彼豈粹以力搏者乎皆智爲主而後膽赴之明決者起則銜鐵相及也故有雲中之事而楊雍以之揚灰而制蒼梧齊賢以之負芻而破契丹是曳柴之故智也有惡池之事而李愬以之冒雪而犯蔡州狄青以之宵飲而入大理是趙壁之循轍也有制掠之事而遣糧汴水祖逖効於魏伏甲蒙船克宏試於吳是木罌之餘奇也故智患不

練練則智生膽患不練練則膽堅膽智之於人亦若水火之於土石也決索則得之亦豈有神鬼哉今之爲智者不用以決策而用以私鬪猝不能生則以之死猝未得死則以之生以不守則罪戰以不戰則罪守是往事之不復也今又且歲寄譎於關口口軒然伏爪翕齒以候吾動東西眈眈相眈隙逐此何患不戰患不得所以戰者耳執事閔然痛戰之不力思以五死制必勝之士夫死非士之所避而勝非一死之所制也今卽謂餽募之事談者已多朝鮮虎兇廟算制之非多士所與然使不以多士戰則已必以多士戰則東約朝鮮西結虎兇不可以不審也夫不約朝鮮不結虎兇則其勢不可戰約朝鮮結虎兇則其勢必不可戰不約不結而不可戰者口無所繚繞之數短於彼彼必與我急搏於嚴城之下者勝自彼制勝自彼制則我有五陷焉易不可避阨不可邀一也風雨去來我不能知二也敵糧無戒飽逸共之維力是眎三也迂直節促巧無所施四也多目而視人肘足相及五也夫行兵之必藉勢勢必藉險險非一襲謀非一設故曰決水於千仞之谿曰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皆尙遠慮而賤猝搏也今言關則但曰關言戰則但曰戰言舟則但曰舟言車則但車咫尺之數已知之矣而又益之棄險以資其利即使吳璘璣陣王德曰斧武穆朴刀馬拒鹿車堵牆鋸齒皆足以破鐵騎然至城下而投之安用哉故曰以車投車以人投人鳩甲鐵杖及身而止無庸也善戰者必迂爲其道以取之水以迂而毒人火以迂而毒身毒身者去盡毒人者去虺難以毒身又枯於毒人而虺爲一創者是以三軍之衆伺其盡虺也夫當廉范雲中時漢室之威皆被於殊域郡又甚治口度朝夕救必且至故范直以不救治之藥師守約皆襲百戰之威橫行萬里然每謀動諸將皆不及知故得以巧制之今之耳目候息皆以予敵聲響鐙結未吸未撫敵已先得之即使叔度藥師守約之奇豈可再試哉故善戰者制

人而不制於人印人而不印於人今謂之能殺人與西口之能擊人者過也方口縱橫時口實翻其間口破白羊骨取北關北關與新婚而口坐不敢動又安得向爲我死乎我不自爲可死則必叩口叩口則必制於口故口之結不若散也朝鮮之動不若未動也所謂車戒於出彘而馬慎於蒲草也我強則與強我柔則與柔是韋之束竹非竹之束韋也鬼之附人也於其柔賊之附人也於其強宋者天下之至弱國也范歐非天下之健者也永叔謂欲用橫山諸部必先藉戰勢之威仲淹以爲欲奪橫山必先掠之使我主而彼客兵法曰敵之所備者多則我所以戰者寡矣我之所備者多則敵所以戰者必寡矣今敵之戰我者皆不可知而吾之無戰者不出其計則是以專與敵也以專與敵則我倒爲客夫干羽戈威非爲客者之所及舞也善用兵者先實其內而後圖其應先奪其險而後可以不陷故太公之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一篇才八十一篇不如易之二言也剛中而應行險而不陷剛中正也行險奇也正以應者可以使信可以使詐奇以不陷者可以俱死可以俱生攷古名將自明問而外若祭彤親異種而鮮卑効能張奐卻金馬而東羌戮力應在外也令公造膝而臨淮協心馬燧釋憾而抱眞飲泣應在中也馬武困極而王霸發師兩甄俱敗而周訪始戰不陷前也光弼移軍野水而夕反河陽繼倫出遇大敵而銜枚躡之不陷後也此數子者皆不知易而通於易夫使張祭無剛中之德則異類反戈馬郭無長子之謨則虜尸反目且使王霸周訪光弼繼倫之徒無出險之智而爲此大創者能保其不陷哉故死者非士之所避而勝者非一死之所制也法之言五死也曰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而卒約之死正夫以極詐之道而約必死之正猶鄉飲酒而毒之也殺士之半不足以爲威陷嬰兒於深谿不足以爲愛發墓剽降戶取男子不足以爲怒燔帳獲寶不足以爲利義者難愛與威難怒與利而出之則得失必半得失必半者猶之無創也故曰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又曰刑極於無

刑舍此而往則亦曰審計明法而已矣以今之道欲圖全勝以靖方夏必聖天子赫然正刑之柄內以義正大臣外以義謝口口章死別生絕疑去祥立百年之算自爲不可敗以厲於中其次者重葺五關脩隄陘鮮水之治正告虎兇廟山以北西口當之片石以南我師當之我因以發關內之屯依於腓鋤度壘於田立十年之算爲不可勝以待於邊其次者陰散西口出廣寧之北陽勅樓船下四洲之南鈔簡能將駐於二衛度可而進示怯而退務遠致而近取之決算一勝則天下之氣可復也其最下者乃孤守關增桃林東勝之砦而久待客於薊門若夫變訓練之制策不動之陣但簡勁卒十萬之數八分而汰五繩甲準鎧走兩尺之木伏七尺之器噪千騎而蹂之之再反不亂者此不出十日可戰矣馬隆而上獲首而下則亦猶人也何必孫吳哉

武試式十策

兵術

夫天下何事而可無術哉而況於兵世言兵用謀用智用權此兵之術也非聖人之術也聖人之術藏於愚孫武子之言曰使敵人不知其所攻守又曰愚士卒如羶羊而古太公之書曰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夫不惟愚敵而且愚其民不惟愚其民而且自藏於愚蓋於愚兵術之所自起也神龍潛而虛無而變化於雲霧息之乎一而奮之乎時也聖人高視而遠臨深居而不覩顧倒奇正九地九天聖人且以爲寒暑風雨自然而不得不然聖人處之不驚而天下芸芸之衆皆羶焉屬於其中飲之食之作之止之合之散之生之殺之天下不出聖人之金鼓號令而聖人何憂何喜卒不自明其教天下正萬物之用故曰聖人之道如龍首傲矣哉聖人之爲兵術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術非道德仁義之失也以伯術

爲兵術則失爾若夫聖人之術則道德仁義變化之總古來名將亦日用不知於其中合於法而勝不合於法而敗敗者固莫得其解而勝亦不識其機之何從轉而應之何從來然大要不出息於一而奮於時夫不一不可以爲乘而時至必不能已於奮此千古兵法之決而聖人所爲有愚色也聖人以爲事至而機生機動而智起萬變生於道道生於自然至於行乎自然而智名勇功盡消化於聖人之愚色矣其用士卒也呼吸生死轉之於高山陷之於深谿奪其趨避而齊其趨背民之愚性至此乃見而得致其專一之用豈有意義可解語言可相告者乎是故聽行軍之去來進退而驅之如驅羊故敵莫得而窺之夫敵莫得而窺者術也凡戰之術主待客則勝飽待飢則勝逸待勞則勝合待散則勝盛待衰則勝順也而善用兵者能逆取之故轉敵人之所勝者予我而轉我之所不勝者予敵故曰難知如陰是故轉客爲主則陳湯可以擊郅支而班超可以擊莎車轉飢爲飽則量沙可以出乘輿而橫擊可以敗契丹轉逸爲勞則二師之肆可以敵楚師疊陣之法可以却金人轉散爲合則左右之句卒可以走吳師之中軍晝夜之揚兵可以老恩明之敵氣轉易爲險則據北山者可以破秦軍而決上流者可以擒龍且轉衰爲盛則厲氣之田單可以破燕師而轉關之馬隆可以敵羌衆此皆在戰守攻圍之外隨機立變順地制宜萬事生於逆而萬變妙於轉也古之名將其於行間用人明賞信罰也大約以順爲正法而以逆爲奇法以直爲死法而以轉爲活法何也智如泉焉迅直而無轉勢則窮矣逆而導之紆曲以盡其變焉則其用源源而來矣用間而無間之跡者湯武是也蹇癸之酒保而升之鼎鈇之間朝歌之鼓刀而得之垂綸之下用夏間夏用商間商也用秦傑而無駕馭之形者光武是也臧官馬武之流豆粥麥飯之侶隴蜀旣定馳志伊吾而絕口不談兵以消其拔劍之氣而免其鼎菹之禍教而不誅寬而有制之義也不賞而更妙於賞者漢元帝唐因宗是也甘陳之功不得爲通侯而

郝靈筮之爵不過郡將使人不敢僥萬一而以百萬命嘗試也用罰而人不測者吳起是也吳起與秦將未合一夫不勝其勇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此非吾令也卒斬之斬以明令明令以止亂也凡此皆兵家之術靜以幽藏以正握奇於重圍之內而慮患於杳冥之表者也總之古之聖人能自愚以愚人而後之用兵者各思自用其智而不覺為敵所愚是以試之而輒敗雖然孫吳之世特霸世耳有財而人嚮其利有法而人畏其威故能以兵法操縱之至如今日幣藏漏卮於盜臣而內府之金錢已竭刑書屑越於逃將而天子之斧鉞不伸夫人主所以誘人者惟有財而所以使人懼者惟有法兩者去雖風石太公之復生亦不能輔而為治然則如之何曰聖人在上決無窮而不通之勢是在反始而復其本以救天下其大端有二曰以政事理國以法令制兵政事者武爵任則兵強粟爵任則國富武爵以厲戰粟爵以勸農審權而程實之術也法令者殺之貴賞之貴小令貴勿更以一民心無借人國柄而衰其勢天子之威震而四夷賓萬物伏矣語有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今天下之憂多矣得無高談道德仁義而失其匡襄薄伐之用乎愚生願以兵術之說進而効神聖日中之贊也

邊計

內寧之世不弭外憂何言乎其為內寧也其禮樂備其形政飭其吏廉而法其民勤而靖其君子小心而畏道其小人安分而畏命若是則可謂內寧也矣今天下內危者四而外憂不與焉其禮樂不出於閭閻其賞罰不出於都門其小人不信其上其君子不知其下此所謂危憂也夫蘊薪厝火睹不待明崩崖屢虎聽不待聽以今之勢而猶惴然以兵食為慮庶幾一濟此天下之窮愚也自往歲餉運東西運發常六七十萬比歲增益可二百萬今東西已破歲發百餘萬灤河諸運堆積如山棄之資敵而猶言餉豈不哀哉且自東難

以來喪地千里屠民百萬拔城十數豈有大師矢石之交堅城十日之頓負戶汲水掘鼠燃膚之事徒以一夫離心開門駢首彼此相仍其故何哉夫宋者古今之弱國也咸平而前歲路契丹僅三十萬康定慶曆而後遼索歲幣至百餘萬然而宋不益貧每歲郊祀禮樂費又百萬或數百萬熙寧元年曾公亮執政嘗以歲凶罷賜諸府銀絹司馬光猶以為不可裁半而已熙寧之間王安石又棄河東數郡之地邊境益促賦役益擾加以保甲使戶為兵然而終宋之世軍士將卒未有叛者崇寧政和之天下民兵常八十萬人當時幹練之士一議用口則口為用其時則有潘羅支角厮囉之捍靈州議召募則召募為用其時則有陝右巴東義勇數十萬之捍西界竟而宋之所以安危不在於此也宋之所以危亡者在於賢邪不別而進退數驟也其所以遷延三百年不與五代為牒者在於君子問生而禮樂未壞也夫宋之天下不及今區宇之半咸平而後遼已疆然擅朔於海外僅以數十君子之故天下奉宋以紹統於漢唐乃今新學之士猶詆宋為不受儒者之用此天下之至陋也夫人心之不死禮義之可以借也千四百年之間而有兩宋焉宋襄公之與宋仁宗是也一則借仁義以七十里之地霸天下之諸侯使後世君子共推之以為五霸一則借仁義以守汴河之計存天下之正統使前代帝王共引之以為三宗夫使宋之君子不脩其禮樂不講其道藝即使契丹請弟西夏呼兒王詔開殊方之利馬植成海上之勳比之於晉猶萱蘇之於葉本也豈能與漢唐絮大哉今天下方域遍海外士紳串山谷墳籍高喬嶽後生瀝筆而呵唐斥宋獨不能定一禮明一樂發一謀抒一策敵去則垂手雍容敵至則裹足避地而日相闕於道舍之傍今即使關前再勝遼西可復能保一年之後干戈不爭長安奸細不逸於邊士大夫能有一人之命哉即使口口天口口効力能保德明之後不有元吳亡遼之後不有口口而口口口口果不為肘腋之患哉即使忠順之封加於口口反側之性盡為權鴨

能保口口餘 有百年之衰 諸孫錮河曲之內哉以今之勢必使邊疆變為藩鎮鉅鉉寄於干戈間井盡爲馬甲不得唐宋之利則必先中唐宋之害舍此不講又必汨汨與波流同逝詩曰無淪胥以鋪昔王安石初告仁宗以爲天下無才心嘗非之以爲熙豐之禍端於此由今而觀天下之士目視經濟如手攀紡其稍豪負又率淺疎不達於用以今之時即使口口撫掌謂中國無材不爲過也當宣廟時于忠肅始爲御史數漢藩之罪小當上意至手書其名授都御史卒以濟己己之難王文成亦以壯年批鱗自見康陵屢待以不死而後抒績南昌天下士亦不激不奮也無謂今遂無材往者五六十年士喜個儻相激發爲文章而遂文章又前五六十年相激發爲禮樂而多體樂其先五六十年士益矜奮多邊疆戎馬之任至於今而絕矣帖括延應又五十年不及今時稍變其說以收才智一臂之用乃復廢禮樂爲小言以唯吾意之是直嗚呼以此而號天下收豪傑救時濟世猶以狗彘之招招步景也以執事意今日自選將練兵而外何爲奇畫天下奇畫正使人坐爲無奇耳昔王猛揮談而桓溫不顧龐公潛論而本初不招遂使 塵應於南斗荆益割於二雄今國家多福 一姓不再興 以 再干其禍將有豪傑之才雍容樽俎舉左足而促之執事誠亦憂時奈何以尺幅輕量天下之士也

黃潭浦集卷十一

對

議論多而成功少畢竟何以反之對

洪思曰子天啓問
爲庶常時所作

一衆志而勝天下其唯權乎權扶衆而出之以王則王以霸則霸權扶獨而出之以治則治以亂則亂聖人唯不敢以權而趨亂故不敢以一人勝天下不敢以一人勝天下故常懸未成之功以參已成之議今日議多而功少則必左議而競功功不可成而議不可少則勢必以權勝天下夫主相之權何所不勝必繼天下之議以成一時之功則督責之禍必自此始矣三代之後二秦崛起則皆霸主也其并諸國滅羌胡橫吞天下掩軼周晉方其成之皆有噴室之謀永巷之議朝進而暮設及其敗也天下卷舌稽首以奉一是故議論者聖人所以集功不敢以主相攪天下之器也主相擇言則天下多功主相考言則天下多成擇言不精故言不程則退盜實而行盜聲故議論之多不成非議論之過而獎聽於議論者之過也且夫天下固未有議論也漢殆於外戚而時不敢訾外戚晉殆於羌戎而時不敢徒羌戎唐殆於閹豎而時不敢議閹豎江統向費之說初聞之則皆卻走也故議論之少則至於宋而極矣商鞅主父衛巫之術則皆已立之矣欲棄地則棄地欲開邊則開邊欲變法則莫之敢因欲和戎則莫之敢戰主相之權亦不爲不勝也然而一倖不成百議皆廢故前宋之敗非好議之敗而好功之敗後宋之敗非媮功之敗而黑議之敗也古之聖人議法長世其意皆欲與世守之而其勢久不得不變變之而不失其意則其道皆可以百世無事故懸百世之功以待

一時之議不閉後之聖賢以通變可久者古先王之意也輕百世之議以邀一時之功人自爲聖賢以角於先王則非先王之意也夫先王而必掃衆議以自爲功則先王之權已足尊於天下將謂權之未足故又欵曲以合古之人今日古之人不達於議論功成而不變則創爲一說以變之又曰今之人好爲議論多變而無成則必督責以要其成則是皆過也是皆以其權爲足以勝於天下外若達於時論而內實躁於功名夫功名所歸各視其主不可以躁取也以文帝之寬仁託於黃老內撫尉佗外和匈奴棄痛哭流涕之談以載於寧一而功亦成以景帝之卞切參於申韓朝錯夕袁反初元博太之風以飾於律令而功亦成以武帝之發皇大肆力於邊疆內空中國以外警四夷廷策羣臣烽起雲蒸而功亦成以宣帝之綜覈罷邊疆而一意於郡縣奉法之吏寒凜氣栗而功亦成夫賈董汲鄭嚴樂蕭張之倫則非細於議論也刀筆綿蕞之制則非累世而守之也其主之所注而治効皆歸之爲相者聽言而擇人慎持其敗以匡主之所注議定功成而已不尸故天下之議不紛而必世之功可致也不量其主不度其功欲以一切之權厭勝天下功未必立而議且益起夫以盤庚之哲不敢以再誥而遷殷人以武丁之武不能以朝夕而拔鬼方天下之議論豈可以易細必世之功名亦豈可以躁取哉必以先王之典章鎮天下之議論唐虞之考績鎮一代之功名則其道必約天下之言以歸於三德六行約天下之事以歸於三考九載三德六行三考九載者天下豪傑喜功相耀之士所以搏心戢志俛首以就主相之治也然而成敗異違奇袤間興或淹或起十年之中亦未保有不變者矣故曰天下無不弊之法不弊則不變變而復反於故則議不再競而功不更設周之盛也其天子敕法於上其百辟順令於下綱舉而目張事簡而言清故其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其稍衰也弊不可革而法不可變上下之間皆有懼心故其詩曰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其又衰也言失而稽之故政失而求之刑故其

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及其又衰人各爭功而正論始廢故其詩曰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道謀者非築室之處不謂謀室者無成室之事也有宋之禍知議而不知成知變而不知止功欲出於一人而議不欲公於後世故熙寧之變法元祐之復政非諸君子之過熙寧之變法而欲關天下之口元祐之復政而欲成一人之是是則諸君子之過也然則今日之論如何曰今日之論則猶未至於變法也成憲具在舉而行之弊則剔之壯則極之奉議以歸天子奉功以歸先王扶衆出權以公於天下者宰相之事也過此以往則愚生未之或知也

兵制議

凡古今制治之方御亂之法莫過於明簡而已明則易知易知則整簡則易能易能則暇由今之法治今之兵雖使太公孫武爲之終日申禁頭若蓬葆而有所不整有所不暇古者天子六師不過七萬五千人管子首變周制合五鄉萬人而爲一軍國凡三軍不及周制七千五百人爲變法簡練之始以齊國之大豈不足三萬七千五百人而管子汰之不用管子以此三萬之卒仗天子威靈申以仁義雖方行天下可矣凡用兵之數因天因地不失其度苟失其度雖多速亂今一將所治動云數萬口舉尺籍如望鳧鳧不知其貫雖使戶兵二部自相考核猶以洲島量鳧鳧爲容而已非質也管子之爲三軍始作內政以寄軍令使其軌里連鄉無有苛慝月朔申憲少長相習其有孝弟文學齊力拳勇與諸不率者百不失一然猶自謂才德不及周公國制不及天子乃半天子六軍之制又裁其師僅得三萬以爲不如此其耳目不親心志不一不可得而使也今將帥之才不及管子鹽鐵之富不及東齊而常以淮陰王翦自喻江防外鎮動一二十萬一月需餉

動二三十萬猶云不給今依古制鄉遂之外別爲六軍卒旅師軍五五相起不過五命以爲一軍此一卿五大夫者寧敢抗天子之命凌下傲上哉營制已定章物已別號令已申賞罰已察恩信已洽禮讓已得因而驅之因糧於敵兵法曰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意秭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而軍食可足也今以二十萬之衆坐食不動日費二萬金前世因敵後世恃源不出一年而半壁之天下垂爲懸磬矣當唐會昌時河朔用兵師行出境輒遣遙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解一縣一柵自爲功展轉歲月李德裕乃請宣旨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宏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劉沔彥佐取潞州不得以一柵一縣爲口實不移年而河北遂平今之充濟漳衛自在也主客相持勝負未決何不責東平取充濟興平取曹濮靖南取漳衛廣昌取溫懷東屯於臨清東阿西屯滎陽成皋度其輻腹以修短疾徐各自爲制而促刺刺以兒女子蒙其雄桀乎四鎮更益二軍以爲後勁猶然畿甸之制因糧取用度二百萬以節度馭之暴師挫銳庶乎其免矣持十年之局爲不終年之計則非迂愚所敢知也

馭將議

凡古今馭將之道必曰謀略光武劉裕善用謀高祖曹操善用略所謂略者亦相窺卻因勢利導之耳自有四鎮以來興平之貫盈於江左淮揚之間至比於王仙芝李昌言焚掠吞噓莫之敢問比爲許定國所殺無間識與不識撫掌稱歎以爲快談雖然興平已經制授列於藩鎮許定國即梟雄猶之神將耳裨將殺藩鎮先不請於天子後不歸於司敗既十數日中外疑揣而朝廷實之不問意者朝廷心宥許帥爲江淮據憤借興平以勸三鎮使人人自盡也然是窺卻爲藩鎮向背國家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也唐元和間恒冀連兵討王承宗不効欲息肩於蔡州白居易曰蔡州不討少陽則河北諸帥必請雪承宗章一再上義無不許則予

奪一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矣及昭義盧從史叛牙將烏重胤有功敕使欲立爲留後李絳曰從史雖善奸謀然已經制授重因一列校耳以承瓊一牒代之恐諸藩憤怒罪狀承瓊連表請命始爲改除則朝廷之威令去矣故恩信威令朝廷所藉以自強也朝廷以兵馬自強雖歲費千萬猶有不足以謀略自強雖詔令數行賢於十萬之師今何不遣一重臣體察其事令許帥自引擅殺之罪令三鎮共暴興平之辜使淮濮之間知積惡者雖戮而不嫌使江淮之上知殃民者橫死而無卹亦使長河內外知朝廷之制四鎮操縱得宜不姑息於諸藩不媿阿以釀亂移其私鬪以赴公戰齊豫之衆猶或可鼓也會昌間盧龍軍亂殺節度史元忠推陳行泰爲留後李德裕曰易帥之初衆懷觀望朝廷速遣使則軍情遂固若實之數月不問必變矣旣而軍中果殺行泰又殺張絳寘久而後定是所實不問者以爲彼急而吾故緩之以爲觀變則可以爲定亂則不可及劉從諫死劉稹欲自立李德裕毅然曰澤潞事體與河朔異河朔習亂已久故朝廷實之度外今澤潞近處腹心素稱忠義朝廷不制以至跋扈奈何聽之於是遣重臣諭成德魏博共討澤潞而澤潞以平今雖揚之情形雖殊於澤潞而東平靖南廣昌則皆有成德魏博之心使三鎮連章請討則許帥驚而不可復制使三鎮離合彼此疑揣則靖南不動東平必翻或淮濮三鎮自爲報復或鼓或罷或歌或哭則閭閻窺關者不可兩試牙孽間生反間易入朝廷之威令與中外之藩籬皆蕩然已矣今即不遣重臣先行體察且頒尺一之詔責諸封疆大吏何裨將殺帥不蚤申明使罪有所歸惡有所棄受者不疑聞者足戒隨撤其兵馬以隸文臣爲江淮之間一洗腥穢於揚鳳鎮靜未爲姑息也即若許帥懼罪西投羌北投或擁重城據防爲要三鎮姝姝一不敢問則無所怙三鎮者爲矣以三鎮之力不足以討許帥則亦不足以保江淮不足以保江淮而又欲以討許帥則徒以豺虎羣搏於春園之內不討許帥而又欲樹興平則徒以巾幗聞於外不

樹與平又不討許帥則徒以釜鬻之隔其鹽梅欲略罪與平而微寬許帥委磨勅於重臣發調停於明詔贖罪圖功雖准諸將所共爲報復也假以需時行泰既殲張絳又戮勅敵乘之吞噬四出寧復可制乎唐昭義之亂郭誼已梟劉稹朝廷問所處分者時廷議曰往諸道討逆所得州輒自予今邢降元達磁洛降敬宏先不處分令自爲請則難於可否矣乃先以給事中盧鈞爲帥田宏正爲三州留後威令既下而三鎮無辭今之爲盧鈞者固已定矣而爲宏正者尙杌隉而未已異日三鎮卽有自請何以應之且使舊督新撫彼此睨視乍有得失則驂服分馳剛柔異轡故東鎮并力一意以復齊西鎮并力一意以復豫淮右淮左分界文臣以護京師之肩背大人長子統馭其間功罪去處一督師是視今裨將殺帥督師一不敢問則亦無用此督師者爲矣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故先以重臣申以明諭取其恩信威令以還朝廷誠愚迂之過計野人之鄙慮也

遼左足兵足餉議

關外之事議兵餉者五年於此矣卒所以棄關外者不在於兵餉則是兵餉之於關外未計也天下之道如刃然持前而制勝者人也持後而不敗者法也人法相制則前後不殆自屯壤以來而召募加餉東西靡爛無算極矣議者猶以餉卒不可減屯卒不可復其稍有意識者則曰簡練核實而已矣夫簡練核實者將以一當百千當萬則必有萬金之將百金之士魏卒齊騎未可驟得如必以一當一十當十則見在尺籍主客之數未可驟減主客不減則數百萬之餉終不可殺故曰屯者持後之至數不可以不察也方國初時遼東屯田蓋萬二千三百餘頃嘉靖而來稍益治至二萬九千六百餘頃夥極矣萬國歲計直隸三輔之內屯田尙四萬三千六百餘頃則自京輔而東榆關以西當不下二萬千八百頃以趙營平之法度之人二十畝者

則自京輔東鎮四五萬頃之田足食二十萬人無疑也趙營平曰臣所將吏士牛馬月用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二斛芟藥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以人食一月二斛有七度之當將七萬餘人馬二萬餘疋也營平以是一月足當萬人一歲之食故曰臣度臨羌東至浩靈羌故田及公田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留精兵私從者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馬什二就草則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故先以大司農所轉穀豫支萬人一歲食是萬人之田但二千頃一人之田但二十畝者米鹽芟藥牛馬之食具是矣今鎮東西屯四五萬頃法得米二三百萬石兩協之卒盛不過十八萬人而不給一月之食者何也謂人二十畝則人必不耕人耕二十畝則人必不戰耕力已出而仰餉不息則餉不可減而田又坐失故不得已齊民而科之二萬千八百頃之田僅得十一萬四千餘石者此惑於民田而不察營屯之數也夫屯田之非民田也屯食力而民出稅者也屯田之非墾田也屯食官而墾備力者也墾田者三歲而取生視其力民田者歲而取熟視其勢屯田者一歲而營三歲而復居息則易舉處險則不終死故少與其畝而不爲新多與之以一歲之餉則三年可抵也今以兵食之田以爲民田起科而徵之田已歸於民則不復立於官已徵其稅則不得用其力急欲與兵則不得奪其民使百畝之田而出五丁則勢絀不可使百畝之稅而出不滿一石則仰餉者相傲此即擁膏腴四五萬頃而不給一月之食何惟乎古之治地者使人與餉皆與地相稱也故百里之國田九千井除三易之田五萬四千頃而出卒七千五百人大國五百里四萬五千井除三易之田二十七萬頃而出卒三萬七千五百人天子六師千里之田五十四萬頃米二百七十萬石而出卒七萬五千人此其大概也知數者必通其意而因爲之權制使其人不囁地而地不囁人故使天子從萬里之外視其田簿則廬舍器械芟藎鹽米一一可得

也今之爲數者必多張其繁而少約其緯問其數則彼此相倚問其法則不知所緣起故兵餉之所廢興皆起於屯而高論者俱不之察也屯有五興屯有五廢其興之皆人與地稱其廢之皆人與地畸度要害而不多分畝則屯興不度要害而多分畝則屯廢得要害而止一軍則屯興不得要害而多過一軍則屯廢止一軍而人籍五百里之內則屯興止一軍而籍溢五百里之外則屯廢人籍於五百里之內存爲著積去爲踐更則屯興存不著積去不踐更則屯廢踐更之罷不復徵折則屯興既踐更復徵折之則屯廢今之屯田動數萬頃而卒不當一巨室之入不足供浚葺塹堡之用者是不度要害不計人籍廢踐更而便徵折之過也不度要害不計人籍則其田濶於民舍食儉於浮土田濶於民舍食儉於浮土具勢弱則日以散強則日以亂便徵折而廢踐更則士皆買輕券而持空籍買輕券而持空籍則牛馬田其皆日以失不出數歲而屯田之區別皆盡矣故自有法以來而法不可食者是人而不察法而以法食人之故也人食於法久益無法故法遂盡而不可復方英廟時海西亦數犯邊於時尙未有客兵歲餉不過一萬芻秣稱之王忠肅爲督理十餘年因俗立法小大收贖使其民死得以葬縲得以娶於是破敵斬首千級而其兵餉不益多迨康陵時汪真開邊口遂破開元關懿路靡藩城於時兵餉亦不過萬李康惠治之益拓屯田千五百頃以其贏餘築城堡修斥墘口亦用不一邊此二人者皆以一萬之餉治遼東八萬之兵則皆持食於屯之故也雖復益以開中鹽課百二十萬然與前鎮以西嘉峪以東八邊共之非遼鎮獨取之也今自遼未陷以前一萬之額倍至六十八萬者數十年矣而關內之餉益以不足關外之兵益以不治夫關內之餉出六十八萬則關外之餉必失六十八萬以關內之餉抵關外之屯而皆失六十八萬則是關內關外共失百三十萬也今關外已失而此六十八萬者又卒不可復則兵餉益多其數果安用哉凡治邊之道兵餉益多則奸利益衆奸利益

衆則利歸於賊帥而害貽於君上故兵之貴整暇而餉之貴辨治也皆有其數非爲益多而已也知數者必知地之屈曲人之鈍利人食地之多少地食人之肥瘠其陂池林澤窪仰衍阜步數長短人之勤惰能否情性形貌一一皆知之而後可因爲之制其大者以立國之政成軍之治足覆百世其小者乃以寡制衆以少食多因以祛害見奇而已故曰千里之地近三百里而待敵者敵十之三而勝之五百里之地百五十里而待敵者敵十之一而勝之兵坐五百里因地而食者一斛當二十鍾兵出千里因敵而食者十鍾而當百石此其人法相制而奇勝之末事也趙代中山皆數百里或百數十里以一面而當匈奴於時匈奴控弦亦號二十萬內無吳越之餉遠無齊楚之士每戰亦多得級以千萬數而卒相持三四百年者此其人與法則必有取之矣不得其人無取於法以千里之地養十萬之衆不出五六年非敗必亂矣豈得相持至三四百年之久乎今天下歲入不過四百萬新增之數頓至二百萬昌平以西嘉峪以東得其要害而後支解之得其要害則用以制人而人不知用以口人而人不疑今要害之事自寧遠以南右屯以西與口則不能耕奉口則力不及田亦可四五千頃當臨羌浩壹兩倍之數荒頓未久其力易舉可因時而舉之即其勢不甚可舉則自東輔以至濟河貢山控海淤田甚多江淮之商近至薊鎮無險關之險抄鹵之害因以其便開屯淤中先臣徐貞明及今汪司農先後持疏可覆也即其數不甚可覆而此京輔二萬千八百頃籍且未棄今試以營平之法量贖舊屯授人五十畝之地均其肥磽別其剛界二十畝以爲裹糧三十畝以爲值卒器械七家之卒出於百里三歲而更此其田必不走其人必不折而入於游食驕養之內試以王制之法治七萬五千人師分六要害各萬二千五百人人二十畝三十畝之積一歲之餘以私其入天子不時犒賚捐數十萬以爲牛酒此其人必不走其田必不折而入於莊舍豪佃之內於是開中之法致天下之商率於屯處計

二畝而授一引萬人之屯五百頃而授二十五萬引以六屯之數收江淮鹽商之助絲縷粟米不出於疆此其利必不走其力必不折而出於馳販貿易之外於是司空之法因其緩租以爲擊刺因牛以爲運因車以爲營因廬以爲舍因壘以爲城因溝以爲池因其藪澤巨谷以爲馬園因其結葉以爲稍秣因險阻之數而制水土之害此其力必不走其利必不折而出於便逐水草寇攘奸賊之外於是司空之法治之使其進退追逐不過百里敵來則浚其溝壑嚴壘而俟之敵過則度其必得伏要而取之六屯之援不六十里日中可至敵即萬騎可驟入而不可以驟出易進而難退故常以萬二千人而當十萬之師夫十人之柁百堵之牆則盜賊不過者其志一而力具也以六七百里之鎮五十餘萬頃之田給七萬五千人之餉而備不給則豈不疎哉今遠東西餉既不用內帑出入之餘未糜耗者尙百餘萬金以此賞士不患不足一旦當寧毅然罷天下召募之兵以關門東西委之漁陽子弟核勳衛戚畹之田使其先出以爲屯始旌江南力田之夫置關土之爵使墾地百畝與斬敵一級同例合秦人之甲首採漢法之武功以一注之邊場及今爲之量贖故地簡廉將敕能令度其要害次第而舉近不過一年遠不出三載而邊圉之制可以遂立也邊制已立然後優寵其職申久任之法屯田備兵可不更設大者司空兼司馬之職細者營度皆訓練之事百姓知守之卽爲戰屯之卽爲口猶將共之而獨持過半以奉一關猶且不已備備相視者其意亦以地不日長土不日息公田未墾者無所從出卽議屯無庸耳然方國初及嘉靖定額時此四五萬頃者豈能攘民而取之哉且謂士旣已耕則不得戰一意於戰則不得耕者此猶言鳥之飛則不得啄獸之走則不遑食者也夫其食啄者性也其舉翰而跂足者數數耳夫天下則固未墾也邊上當屯之地固亦不乏也遠事勿道卽近數十年南關熟地口漢雜屯亦六七千頃而概以與敵卽往歲之事無故而棄湟池焚廬舍驅六七十萬之衆入

而食地於中彼關外五百里二十七萬頃官民之田豈遂飛翼東遁者乎抑置歷而與民俱西耶不與民俱西則一萬之民入於內二萬頃之田必失於外不與口俱東則是二十七萬頃者吾猶得中取之也卽不得中取之吾猶得因而防壘而就其熟草四月草生一萬食餉之兵猶可省芟蕘二百四十萬石也而當事者決棄之故主關外者嘗苦無兵而容關內者嘗苦多民我以田奉敵而嘗恨糧少敵因糧於我而嘗恨田多此四者近事之無可奈何者也無可奈何而實之兵不敢再增欲用遠而遠已廢欲用口而口反則是坐斃矣天下固無有萬里坐斃之國也凡事之治必餉久而安之將亦可以不遷卒亦可以不更知死者與明知樂者與常今動以簡汰爲急營屯爲緩事稍有緒細則有迂儒糜飯之議大則有聞瑾與亂之戒彼此相視使屯卒不可復兵卒不可汰轉輸如故而緩急雙絕驟而敵至解饋向刀問朝夕則以爲不暇不暇云者夫謂敵至而不暇不暇亦三四年矣又豈謂晚食者不買釜而晨炊哉屯制已定冗食已汰過此以往維稍益更幣脩泉府之法以佐大司農之乏內帑可不悉發莊山可不悉鑿在官之糟可不悉縮派可不悉加爵可不悉蠲稅可不悉算罪可不悉贖而三輔漕輸十五可足若夫汰核之道但簡三四廉力之吏內爲職方外爲將帥不坐高堂取酒自樂稍稍用意者二三十日便了之矣何足以難仁義節制之士乎

守覺華島機宜議

陸贄曰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諒哉言也自昔國無不設之險而人乏常勝之謨古今持薄藩以墜其齒角者不可枚舉矣而猶撻小險以謂大固危矣哉覺華島之戍自去歲而謀士多談之已發樓船蕩漾其間北望首山如仰飛鳥呼號呼吼不得其項領而今且以爲奇創夫築長勝之塞不足以衛遼瀋鑿泓河之岸不敢以保西平今整關門之道招呼海鷗以斷四出之寇而謂必出於是者猶望水竇指海狗而

逐馬也夫用兵之數不過闔關因地之道變其險易我有所致敵則閉戶而敵莫入故敵苦險多爲易以佚之敵苦闔多爲關以噏之關關險易兩者更出故吳玠奉橋以濟兀尤之師仁軌築城而不設門閫彼豈敢謂是翫敵哉謂吾有所制於中爲千仞之谿則不削十尺之壘方昔鎮武未墜廣寧未沒塔河蓋州衆志未死

猶在於外不能因河爲壘扼必濟之要今吾已棄錦義捐大勝自吐五六百里唾咳去之而又必以遼瀋波濤率雙山而絕其道夫豈謂大凌之水必不足以達長岑之丘錦州依巖三四百里皆無咫尺西關之徑哉抑謂虎鬼歹青果足以塞白塔而制其命耶夫荻灰暈月不俟一決塗城尼車則由蹠共越自晉唐以來鑄金而沃關門鍊鍊以截江口自爲要害扼吭憑阻者非其愚人則未智士也虞允文與吳璘共保全蜀虞允文以謂必據德勝則仙人不孤吳璘以謂不守仙人關則德順無力二人所據皆險蜀門二三百里之外大險而遠距之故倚尋丈之垣度垂縵之穴斷雷而支戶者二子之所大笑也今亦曰不出關外則不可以守關然自寧遠以西中左以前焚如棄如不敢問者今踰年矣關外之籌旣不敢試之河西而後姑試之寧右不敢試之寧右而後姑試之覺華夫覺華望首關雖僅十數里然舟岸之間倍十里已半百里之勢今度彼過關山長靈之徒能越滄波持櫓而尾其後乎即彼從松灰度寧西口彼驪歷三道島上長年能吹銅律而知其去處乎即彼出不利夷塹逸歸或千騎或數百騎跋涉之徒敢走赤足抗其轡乎又萬一我不利人離於土航披於江飛廉回祿於島上者有私乎夫島上之不可不備者二而決不謂其連遠道以邀鳴鏑之徑也島上南通登萊東引旋順歷落星共出十三山不備覺華則隱隱滋生故昔者於其處以爲大鎮中屯之樞一以南關支海一以東承諸惡警之飛鳥以爲墩警必不謂其棲鷹隼之隼利夜飛而食也旅順登萊四五百里山東之毒已潰 即窮愚不犯波濤以觀蓬瀛之洲而今者必爭之海上以爲奇致

幸而無事則猿鶴沙蟲異類不涉不幸而有事則處處開瑕而示之罅皇甫規常云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動明孫吳未若奉法以今之時將爲汙濁以崎於上卒爲勳懦以逸於下即稍稍振刷非常之功宜未可立也天下之禍如火與木皆發於所見而燼於所不見漢唐都於西北而割據終於東南晉宋都於東南而割據橫於西北卒其所以敗者亦不在於東南西北今塌天下之力獨服露家以從事於關門懸膽於鼻瞋視而莫之敢抵主敵情形已具見矣而猶且不察屏寸嬰以爲价人大師如不可闕者則豈不窮哉爲今之計絕前屯之河斷山川之道明塞兩河以關其雄傑閉關自治脩帝王之禮樂拔士拔卒爲天下節儉以歡會其意使天下聞者以爲聖明之銛利於弓矢使豚魚知信飛鴨改音此策之至者然非聖賢不能用也其次因天下之銳悉三方之力乘廣寧之未墜西口之未絕寧右之未梗遼民之未散東西口口之未協急戍廣寧大師其內因發河橋嶽崖塹脩理諸屯示不可勝之勢我不渡河彼必不敢爭我不輕動彼必不能勝然後以藥師居延之奇發子房鴻溝之智攜獠搏虎而左右不知其次因天下之力蓄三方之銳進尺則尺進寸則寸約以數歲之內逼盡河西之地依山而設險因谿而爲塹屯五丈之原以觀其誰斃功不遠立禍亦不撥釋此二端持十餘萬之衆策數百萬之餽立移游之方發浮沉之策索之在側命之殺則不可得問之要宿則雖十百載而猶莫測使數年之外河西壁生口口勢合即關門魏絳亦無以爲也何必起龍蛇於波濤之上哉語曰養男不苗母溷我池養女不刺母鬻我笑禍莫大於勢重而外不可恃敗莫大於力分而內不可守故曰單豹養內虎在外晉平養外盡在內外內互持禍乃不支噫亦可憂矣愚之憂有其於守覺華者故於守覺華者發之

四省加賦議

今天下已棄秦晉捐燕齊中原之地伴實不問以俟其自復久而相忘勢終不復則齊楚中原接壤之處所
在皆邊所備邊之費必復倍於曩時猶之宋人初備契丹次及西夏河北三鎮及延慶諸堡畜兵不過十餘
萬餉百四五十萬其後東自河淮西自關蜀上下荆鄂駐兵百萬餉一二千萬然猶有關蜀徐盧諸將各自
治兵不需閩浙之餉今自江淮而南新鄂而東半需餉於閩浙者也江西臨襄粵西郴桂各自爲邊江南諸
郡又在天子郊途之內所出賦稅以供六師芻秣戎馬者獨兩浙閩粵耳以兩浙閩粵之力供充豫江淮荆
楚諸邊之餉京畿維正并出其中今水旱災浸漸久不害猶以八當十阻勉而可令一處災荒春秋不繼一
年二年之內則鷄犬沙鶴俱足爲難矣故天下四肢縣於四省四肢壞則心腹壞謂保護四省緩於畿輔者
此徒難於股脛不察脉絡者也爾絲之士動言浙福頗稱財藪然其處士紳多於編戶委鹽如沙般魚不市
驟爲增餉必四棄狂悉括其埠頭關津每郡不能十數以百約之入三四十倍不能萬金而市梁舊額舉積
其內矣益之以新勢不得倍而新舊皆困緩急揭竿三千之卒相持四五月兩萬之精立盡又安得百姓守
關梁收其魚鹽乎且其溢地逐灘遷徙靡常備築等事需之歲月雖使風日共守無一可恃稅額已定不可
復減誰當向若而請國租者故海濱之魚鹽無以徵費漫土之善舍無以定業雖管子爲海王膠鬲爲市師
無以正其衡量也又不已而講海島開屯之事則廣東覺華其明驗矣浙之有金堂玉環福之有雞籠澹水
壘之而不可種種之而不可種種力不足并種先耗孤鼠盜賊遞爲守業又不已而講開洋罷禁之事自溫
台出者屈於日曬時時防倭自泉漳出者屈於臺灣節節紅夷倭夷遞出以操平準國有權豪構其間則
馬銜起於舟中陽侯興於塘沼卒不幸如嘉靖末年之事雖竭東南之膏血以填尾閘亦豈可復塞乎故四
省之不可不郵也郵浙而後有閩粵浙動則閩動閩動則兩粵俱動中流一弛割以爲舟又割以爲杯必無

復舟杯者矣然則江上四鎮水師五營何以給之曰古之行師者糧糗芻蕘遠不出圻途之外四方侯甸各
計車賦以爲年需軍中之市不及玉幣千里饋糧則仁人不爲也今南畿江右額糧尙千餘萬本折相權得
六七百萬以當古者畿甸之賦不爲甚絀閩中土瘠以當浙之半兩湖東西以當南畿之半留其餘崖以爲
退步而錢餉過濫則措足者皆盡矣故皇皇而憂仁義明主之事莫憂而憂財利商賈之行也有劉晏則必
有程昇張平叔有趙開則必有呂惠卿王廣淵君子之言利不及小人而小人之計利不計君國誠使開洋
屯海之說果行於福浙則福浙之市井無賴者皆化爲倭夷倭夷之無賴者皆行於上國雖朝廷捐數
十萬之餉號呼長蠶以蠶其後亦無所復濟矣然則今設三省總督以行劉晏趙開之事皆無所濟乎曰濟
矣朝廷之意固在於郵三省而不在於財賦也三省不設督則三省之隱憂皆洩於隱憂無以濟蒼生之急
猝然害起無以應之三省設督則小民之隱憂皆得以達於當宁無緩急之憂倉卒害起探囊而發三年之
艾浙福兩粵猶垂踵而跋五指是則設督之意也其說在趙簡子使尹鐸也

六等定罪議

比聞諸大僚集議陷賊者與從逆比例引唐宋六等定罪之說不知其欵例如何大要欲以奮激士氣爲雪
恥之先聲然稽其情事微有不侔揆於理勢亦間未合何以明之唐人定罪在收復東京之後從逆諸臣皆
在賊庭顯被禽獲如達奚珣陳希烈張均張垆等身爲大臣連姻戚里既汗僞命義無所逃今諸臣皆奔竄
南還窮哀請命燕京未復聲息難稽註誤出入十恒三四其不同一也宋人定罪亦黨籍解散之餘淑慝既
分大慈無赦如張邦昌王時雍輩觀顏食息萬無生理自願博文而下不盡安置尙多矜全今幸無張邦昌
王時雍之事如吳升莫儔輩擁藉口庭正復不少其餘瑣瑣皆願博文而下者俛首抽身不足以膏斧鑕其

不同二也至於南幸之議宋昌之白時中正統間倡之徐有貞皆爲當時高識之所嚙鄙且如李綱所云鑾車不遠幽騎窮追則將何以待之今先帝既力持正論身殉社稷亦似不必復重陳遼事矣在唐時李峴有言河北未平陷賊者多若盡誅求是堅其附賊之志也李勉亦言元惡未殄遺黜汙者半天下使其自歸無路是驅天下以資兇逆也今從賊降者方狼嗥鳥張不可盡問二李之言得無可思昔鄧攸陷於石勒顯榮繫於陳敏皆拔身而自反論者猶憫其勤勞錄其故節今以陷賊之徒投畀遐方不齒鄉黨已爲過矣應詹語陶侃曰神州未靖四方多難宜務宏遠略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是語雖迂實爲篤論愚生亦謂今日誠宜整肅以立人紀寬宏以收人心賞必當善罰必當辜寧有濫賞勿有濫罰即如明旨所云從容以俟三年之後飛鴉化音羣醜自屈被濯汙染嘉與維新未爲不可也

論朝鮮不宜廢立其主檄

天啓三年之四月朝鮮李琮廢其主輝自立越五月尙未請命登萊邊帥得其平章所貽牒問於政府政府以國家典章聽其自爲聲教然而東道未清恐有乖同生其叵測乃使巡撫先爲檄以諭之其辭曰爾朝鮮冠履之國漸禮樂遵天憲不自昇於外方故能保世歷有多年昔爾康獻先王實攘有國王氏四主爾實薄之我太祖高皇帝以日月之明不照隱隱俾爾更化以順新治爾祖亦克自蓋不墜乃事故膺顯號聲施至今肆爾恭定而降十有三世咸紹明服或嗣或讓罔有專擅以干天討匪我寬容保爾亦爾自匪懈敬辟禍適以守土字也倭奴之亂爾實啓釁以江北爲市又肆偷德以棄厥疆使隨血漬於馬頸顛首斷於松撐我神祖顯皇帝軫念元元哀爾不祀勞師轉餉爲爾被腥穢奠俎豆殮彼大兇而後寧食即爾自卵翼冒猛鷲

亦曾有此乎今皇帝英睿不世出沈毅類神祖禩御而祥雲見備德而神鳥至東西蠢夢未承德化者應指而滅猶且三年思至道番夜議大典不欲釋干羽以事斧斨使諸將競績醫巫閭之外亦謂彼蚊蚋嚼膚即振臂麾之不遂殺爲快也爾冠帶禮義之國沐浴皇澤二百四十年於茲而致自反側滅所立主自以李攀爾即鳥獸荒蔽蔽澤以爲我曷聞知然而天畏伊邇雷霆之於蔽澤何礙乎日督師從島外來者云爾國魚潰屬諸同事者之所痛心既得報捷遂云故主已廢新主已定廢者無請罪之辭立者無請封之典曲折不彰動止經怪豈我一二邊將覲爾內競欲借爲聲討收其功實歟抑爾諸大臣將陷先康獻之蹟立一主廢一主旋立旋廢先爲奕棋而後屢敵之歟抑爾實包藏禍心將南崩角於倭北稽顙於 聖十五葉之名王隸於 歟抑方心覆愧與懼并謀之未審而悔之未及歟如我邊將權借聲勢以爾爲利則尺二之簡彰微幽幽於爾國故無拂也如有隱惡將効先康獻之蹟則爾李氏實自戕用剝落本支我則不問後母以我爲慰乎如必包藏禍心嶠險自難者汝則自絕於人天即殄爾亦何所忿懣之有先是平秀吉以一人口擅制倭命以六十州之衆夷爾宗社遷爾城郭我師一出曾不踰年而平壤復完秀吉走死是爾諸貴戚疏姓之所親見也今侈哈赤又以一人矯命一方無秀吉之衆而踵秀吉之虐偶值國家陵寢興事少緩天誅而爾迷臣遂恣其昏心蔑我典章不復顧恤爾或有他罪獲譴於天爾先王憤心實使二口遞播告爾爾將自以爲兵衛而尋上國之師樂墜宗祀覆十五王之澤以與口口駢死則亦唯爾國之願矣苟其不然大小悔禍禮故主贖新罪并擊叛逆候命登穀亦唯爾貴戚疏姓所自圖之天朝容保爾二百四十年休卹無疆其有吹索瘖垢浚恒於 則是我邊圍之過也如爾實自何校處有聞知則我曷敢濫濫厚毒於爾方今樓船下瀕在東郡者已滿十萬雄師勁卒行坐海爾所履知與爾既相鄰 有始末不忍輒移銳相禍而

長靈短衿者思得一試超騰無已天子即方舞階違太祖之意然亦欲二三侯服脩明舜常奉赫明明之令不謂爾非吾土者得以傲然縱滅典章素累朝之憲而乖天澤之義也得隸尚未敢奏輒冒昧相聞維平政善自審處

宏光元年六月敷告萬方檄

昔周室再遭狄難楚人尙寢問鼎之謀唐家三失長安天子終還乘輿之駕况於我明日月在天八百之國未半暨於列祖聖神相繼四方之賀攸同自義軒以來發其輪華使函蓋餘黎被其腥穢誠非漢唐之所得方尤非晉宋之所敢望者也毅宗烈皇帝戰勝廟堂伐謀樽俎優愛將士常容跋扈之軍軫念遐方屢止勤王之旆以致猊豹坐肆烽燧莫聞鼎湖之日天下悲慟女子試其烏號耄倪通於過密諸假形似以涸戾園藉聲影以下覽子者猶得下聳民謨上焚天聽則帝聽之未衰人心之思漢亦已明矣我皇帝寬仁在宥惠澤方新舍已而用人虛心以御物方圖不疾以得大首之貞詎復投艱而應寶龜之兆改臣與政甫及期年垂翼千飛遂逾三日始則賊臣左良玉繆稱趙軼欲清君側之姦既則叛賊許定國脩怨與平頓發御前之矢遂使猿鶴俱化狸虎共嘶曹陽露次岸壑俱有公卿蜀道間關進奉或無瓜果方今皇太后已至臨安隆佑之規不泯聖天子漸還廣德建炎之列猶存而許定國所假□□□□南京左良玉所稱義師陰依碩鼠昔朱李叛於奉天實維缺望劉苗拚於肘腋亦倚社城豈有爲盛明之將帥甘□□□□□在旬服之藩臣敢倒戈以憂君父是可忍也於女安乎夫晉陽之書叛賊僅遺禍於士荀蘇浚之望山頭未徵師於劉石今士荀逸賊而徒禍吾君 稱師而坐傾宗社自史冊所載身爲不義神人共憤未有痛於今者也毅宗賓天已四百日海內寂然未有復仇之師今上出居又近一月叔伯衰如不誦無衣之賦誠恐范陽舞馬仰

秣以笑儒紳李下緋獲載驅以呼因極也嗚呼八公草木近在鳳泗之間猛士風雲不出鍾山之下斷蛇遺跡憤乎猶聞其聲授矢餘靈尤矣難忘斯恨吳越多君子顏行屬劍者何止三千地水有大人錫命師中者應從九二沐浴請討之後勿畏邵萊束牲載書之餘聊稱微管僕雖衰劣仰藉同心已召金衛陽鳥豪傑之士得萬二千人更會洞庭彭蠡桓桓之師可二萬餘衆合爲三軍離成八陣馬潭李郭俱出執紼之間鍾鼎旂常猶是鴈豆之物限某日某時分道出師灑掃郊壇奉安鍾籙以次進兵收拾燕都祭告寢廟仗我祖宗之神力慰彼海宇之歡心爲此具檄敷告萬方

諭浙江江西兩廣諸路出師匡復檄

監國檄下浙江江西兩廣撫按郡縣軍民人等昔晉室中衰而安東之業起宋家不造而康王之祚興彼皆始於獲奪逆取順守而興復若此又况於明並日月功在億世魏煥之祚卜於無窮者有元不道腥穢宇宙破金之日誅夷宗室靡有遺力我皇祖起而逐之使□□餘黎復還冠帶雖爲三五復業亦爲金遼據讎也

金帛壘嶺山積一旦

其猛士謀臣亦

皆中朝含垢負瘕之人拜尾反噬非有烏桓鮮卑之力兀尤婁室之智也比年以來野力不宜朝議多匱口人至以楮戒門符戲我將士亦隱忍受之是以措手不競浸淫於茲予觀天下之大不爲無人列祖之恩不可無報賞罰明則膽智自生號令一則愚柔作使孤權總六師旣衝嶺上百粵精銳會於章貢章貢動士下於馬當皆可不假旬朔而抵龍江之上七建之將會於金衛金衛義士下於錢塘皆可不煩信宿而復虎林之關此間人才甲於海內形勢近於肘腋非如齊魯關洛沖漠而難收庸攀巴濮阻遠而無及也昔吳芮以嶺南一旅上佐漢室平七國之師陶侃以澄江餘黎與晉室諸儒扶再傾之運建炎播越海上尙七破金兵

同光僅一鄂州卒一統天下孤雖迂庸少更戎馬常覽古今治亂之事成敗倚伏之數不能不瞻望於友邦
感憤於一奮也方今
破其虛驕上成管仲葵丘之瞭下奏謝園泚水之捷雖樂毅葛亮不足多也惟我友邦兄弟並我列祖無貳
爾心幸留意焉
人主再諭諸路出師復檄
皇帝檄下浙江江西兩廣撫按郡縣軍民人等予聞天冠地履宇宙之大常內夏外
置則天地爲之不寧□□潰防則春秋之所必討趙宋不競時遭坤六大象既窮天下無君自我太祖高皇
帝開創以來乾元復起中原正朔尚有二千餘年昔自幽平至於懷德一千四百年而五胡構亂自懷德至
於帝昺九百六十載而朔漠混同又九十年而明兩炤臨此其大較也我太祖功高於豐沛德邁於晉陽卜
世方隆歷年未半徒以昇平日久將吏偷惰一二奸臣造孽召亂如左帥之清君側許將之戮大慈皆始有
可原之情而卒釀多方之難非有八王之禍煽於金甌三相之昏涵於花石也自徽欽迄今五百一十二年
雲雷始交正當中際以天時則數當再起以人事則道不借止即使左許之倫能同心革面猶當與友邦兄
弟融渙其辜嘉興更始又况於崇巒羣黎
失足陷阱亦何責焉予計五省幅員尙六七千里識時
達變之士更僕難量誠有洞於機權深明興復之義者予不憚身事之官爵土宇則亦太祖所遺予何敢自
靳若在宗室之內有能破□□□□收陵寢復長安身先入京者予亦率羣臣百姓率先事之予於大寶
豈有愛焉昔唐室天寶之難連陷二京李光弼郭子儀爲將亦二十七月始克收復奉天之難再奔梁州李

晟馬燧爲將亦二十月始還京師廣明之難鄭畋李克用爲將亦三年始破賊巢復長安有志成事者豈以
朝夕奏功哉定志於先則天下應之今燕京之陷二年矣南都則猶在晨夕之間也予自蒙難以來食不知
味寢不帖席誠願與友邦兄弟晨夕討論共襄大業而間關道路不能自進誠得一日藉友邦之力共繫組
珮上觀孝陵進禮寢廟退守藩服持杯酒以敘諸父兄弟克復之功豈不懋哉

安民檄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黃爲安民事
文以止戈爲武治以戢亂爲先今天下有君生民有主聖天子中興與漢光武三同起於南陽一也爲高皇
帝九世孫二也建元乙酉三也又天亶聰明四方利病無不周知不飲酒喜讀書精於吏事動遵禮法下拜
臣民求賢納諫真可近匹高光遠煥湯武矣本閣部垂老書生不嫻軍旅但以神州陸沈蒼生塗炭高皇帝
之宇宙不宜
之區是以勉拜欽命就此戎行所過之處不過上宣主德下達民情與縉紳耆老講
明大義釋我高皇之功不忘列宗之德而已爾父兄弟有奇謀異勇及草澤英雄有發憤投袂者本閣部
皆願披襟以從亦皆得便宜拜爵題請而寵命之其蕩軼註誤見擯鄉曲者本閣部亦願拂拭與之維新記
曰還師衽席之上豈有他哉救民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本閣部提兵不多所過之處雖犬勿驚簞食壺漿
不累吾民如有願舉義旗共復兩京
□□者功成之後封賞陞授一一俱如詔書不敢有蔽其本閣部
將士有擅擾居民隱蔽義舉者亦一一懲治俱如軍令爲此曉諭直省咸使知聞

廣信安民檄

廣信山川苞圍風俗真醇自古仁人義士所都已登三百年昇平之盛今天子建極南服此即三輔之邦而

士紳惑訛言播遷林莽甚不察也昨者徽州有事今漸已克復是月十有四日本閣部發師 爾民可盡
還安宅勿使鴻鴈四野哀馨本閣部上體明主之仁下愛蒼生之命未嘗妄輟一人輕捷一士止爲□□□
□不可不□若有他虞即本閣部之過決不敢苟偷朝夕以誤蒼生如有將士不戒誤傷艸木以及無知者
悉來教諭以愆後患爲此曉諭示衆通知

諭

諭諸監紀總兵

諭監紀諸將今諸部兵想已收合決不可自生瑕釁恐誤事也兵少而分將率不和則奸人中之不可以憤
懣疑貳自撥輔車也今鄭兵一千方機七八百已至馬鈴嶺陳雄飛二股必不敢過休寧便可合攻婺源迫
河而陣挑口出中流以統弩石呼噪潰之此泚水之功也居民最須得其死力豈有行師使居民順口而能
成功者今傳口又有二百騎入婺源以 此來適其所求昔耿弇攻祝阿以致張步之師擊臨淄以收
西安之捷故三日而平諸砦一舉而得二城今此海口去婺源四十里聲息阻遠徒爲奸細所誑不得眞實
進無寸功退有贖餉此敗道也即不能取婺源宜徑出休寧舍堅城東去彼必來追邀之可覆也此奇策非
諸將所能但可合衆逼圍口其東道使口自走以貽鄭兵或邀其末乘則諸將能之耳耿弇傳不可不讀也

諭洪總兵

見來書知麾下段家爲國資力已竭而鼓舞不衰眞快才也桑梓已陷遶樹無枝勿謂朝廷即爲身家何能
居忍前月一戰爲延寧儒卒所壞幸諸董僇力不至大潰猶可小慰晤諸董君爲致意不忘鉅功也聞口以
四百騎焚江灣再入婺城此皆風聞奸細之語然用兵須敵是求今有步三千與鄉勇合不爲少矣岳武穆

生平以步破馬

諭

婺源四十里聲息不眞徒爲奸細所中耳

城守各有責任不須舍招征之業分城池之責也度饒寇之來樂平初爲報復今已勅陳學鵬同林葆三四
百人應之撫臺尙有五百家丁足斷戈鋌之道吾案疏復微勢不可中輟二糧官可收拾中軍與監紀前來
勿遲也童家坊鄭家坊山厓俱已削斷取道甚難今暫從十五都過德興使樂平諸口聞之自散亦一奇也
德興去婺源尙百二十里約十五都至婺源迂道須三四日幸與園卿作速商之

諭兩營副總

諭兩營署總兵應天祥出師先要照顧百姓須得百姓心力然後可以克敵又須大家商量和氣不可獨力
獨行吾兵不多而分爲諸處前後不相顧何以克敵昨所擒獲姜美光已爲題叙看早晚奉旨余勳李芬都
已叙了婺源城小而堅非其鄉人必不能破合六營圍之缺其一面先路要之可以盡 也如不能前今有
鄭兵二千先去休寧爾其舍旃同諸將得口口口徽州所謂昆陽小而堅宛城大而脆舍堅攻瑕亦兵法也
若同黃奇壽李英坐守海口此無益耳路遠則信不眞倚人則已無力不出半月情露勢絀雖欲出半步豈
可得乎亦當與衆監紀三五將合謀之陳雄飛王鼎賴履葵皆在何許亦可大聲疾呼之

黃潭浦集卷十二

論

本治論

洪思曰天啟初子為庶常時作時政在關
寺王道堅矣禮樂不講知天下之將亂

為治而不明王道述禮樂以視天下其猶社歎社者蓬壤而食樗櫟而去乾餱集詭以為情實故天下者非沿俗之所能治也沿俗之治循衣而坐大問車馬小察雞豕有或啓口序先王之道則必以為朽黷決笑而去夫先王者而皆艸野耳食不試之士則為決笑宜爾先王亦嘗坐明堂立表懸象垂則百世獨以其言為過者何也古昔聖賢結設話告動必曰天天者聖賢所以明人示有尊也人君之尊於人無上以為無上之尊可立象不可以施化故為之天地社稷日月山川四時之祀以致其齊邀引其卷曲又擇勝社之嗣簡碩德之彥體近意匹以為之賓為之師言立人者承天則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未均廢也詩首夫婦春秋首兄弟書首君臣其意亦自朋友取也唐虞之稱其臣曰鄰曰股肱殷周之稱其臣曰友邦曰甥舅伯父叔父以為天子者尊不絕上貴不絕下尊絕上則奸桀生心貴絕下則忠讜不効故為天子者有一德之朋有壽人之朋有燕及之朋天子見一德之朋差軒而授几伸玉於俯紉玉於仰言論臺臺先引而後竟見壽人之朋侑飲而導舉劍首真與絢屢不嘗言論加煦後大而先細見燕及之朋離門而御鐘鼓北房而進琴瑟修職陳饗油油而退凱凱終日天子有此三朋者而後見人所祗受於天有其等級有其德慧有長不敢傲才不敢肆而後知人所立體於山川耀精於水火參差相式光景相避而後其體肅其性理言動以時和敬以立

而後以爲禮樂以郊祀天地及其宗廟山川秩農祥靈室之作辨朝聘會同之事臨辟雍陳詩書旌賢黜奸章內別外而後淫聲不蕩炫舞不飾器物有度量章采有制而後農守其畔士安其業內外邪僞上皆知之上訊不煩而下白其式夫如是而後先王之道備舉矣先王之道不舉而謂天子無朋禮樂世廢舉之則爲訟蔽者此大誣民不可不別也故夫婦兄弟朋友此三者之倫自天子博不自天子薄也天子之動必敬天敬天而後敬人敬人而後可阜萬民而致百神故言朋友之倫於天子而絕者猶挈瓢之民傲帝以爲無涉者也君臣之倫通於絕域朋友之道喻於極貫火上於天其勢太孤以宥天下謂之大有大有初九害生無交六五有交上祐於天故友者佑也畜者孝也兩者道之至大者也雲興於中而山畜之本天之氣而以奉天謂之大孝天爲至剛味晦其精借日麗暉爲之大有故大有者明堂之義大畜者封禪之道也古者天子封禪必在介丘之下所以明天之所封培樓無增也故就壇以示卑夫有聖賢之德在位於下彙冕不益貴徒既不加賤則天子齒遇焉藉茅而承之是石閭鄧林所致其風雨也天子必與聖賢競貴則暴悖梟鷲者必與行乘無天子競位是以天地交閉則彘厲遞作彗孛雜見陵合傾變濁者反清窪者反突高者反下直者反屈故天子之稱臣妾天下以爲大奉則可以爲大取則不可也天子而敬天地禮日月祇事宗廟則必敬其夫婦天子而事山川柴望祭脩告五禮六帛奉五嶽四瀆社稷鬼神則必敬其朋友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臣妾天下者天下奉之以爲敬非以爲傲也古之士貴故天子與貴今之士賤故天子與賤貴不必人益賢賤不必人益愚物簡則與貴治物多則與賤古者王后甚辨屏守甚設陰德所治三妃九嬪二十七夫人八十一尚御凡百二十人陽德所治公卿大夫士之數如之倍長而三又倍而六象天地之候晝夜之策繁數極矣以故其晉接易周笑語易洽情貌通而施化一邪

窳不生視聽不惑今內外所治動數千人冠帶之倫日棄職事朝夕過從折百分之一有終歲不得名狀以故濼陰洄於內愆陽曠於外灌翳蒙叢不可得而材也不可得而材則蠹生其中蠹生其中則醜駸而瘡瘡由矣瘡天子於是謂是可賤者簡賤而賤之與不爲下伏不爲起獸象而鳥視其臣下又無有蹈古之志拔由矣身之能其所事者不過與輿臺刀筆同事其所誦說則自貂璫女史老故倂兒勝側理者皆足以治之自是而乞言齒胃燕召坐論游豫對問之禮皆絕也禮絕而後樂熄樂熄而後王道不作故鹿鳴之禮廢而鴛鴦之刺興伐木之禮廢而頌弁之詩作蓼蕭之禮廢而魚藻之刺興湛露之禮廢而采芣之詩作菁莪之禮廢而匏葉之刺興此五詩者皆所以刺禮樂之不興恩澤之不降君臣之誼衰而朋友之道絕也聖人者灼其大原故要於和敬以爲禮樂之本見其夫婦以爲天地陰陽日月宗社見其臣友以爲五嶽四瀆鬼神山川剔擢內外消貫而慎采以澄其耳目一其心意故蒼蔚之際清則好我之情浹好我之情浹則順信之助生順信之助生而禮樂可作王道可舉矣故爲治而不明王道著禮樂以治天下猶以手絜海岱而自爲立其徑率也

爲天下有序其條而貫之有數言之則以爲常言不言則購天下無言之者序何別曰遠近內外數何貫曰禮曰政曰刑曰兵兵者試於遠外以治邊陲而邊陲非兵所能治也凡天下之數舉近而御遠詳內而靖外邊陲不治責畿輔畿輔不治責宮府宮府不治責輔座輔座治而後宮府治宮府治而後畿輔治畿輔治而後邊陲治此數者雖變天地不能易也今日邊陲不治天下言者宜釋宮府而談邊陲唯邊陲之言則聽不邊陲之言則罪嗚呼是豈嘗察於本計也哉古者天子以疆圉之事託牧伯徵發期會不越其疆大司馬致郊遂之衆車萃屬甲不及侯甸天子穆然執和璧之柄公卿百辟舞羽總干不改其度故其君子不震小人

不讐是非奸慝無由而作今一方有事則動天下而營之表裏相激主客互射狡黠樂動以爲朝夕故有五萬之師千里之役數年不決則反舌寄頸相靡於道矣夫火發於山藪之內百夫千指虞者以爲宜獵薪者以爲宜炭田者以爲宜灌盜發於廩室之下則門者不及扃行案作何字箭者不及鑰宵飲迨旦而後相愕也故禍患之生不在言者而在不言者邊陲之失非不言之禍而無本言之禍也故曰什耦而射狸首非虎也磔狗而譟鼙鼓非鬼也使禍鏘之動而皆集於羣言之設則千夫闕市無有覆國者矣三正以來七代二十五氏喪敗相起坐邊陲者十不得二總其巨較皆以宵小權奄構於內而後夷狄寇攘來於外官府先弊而後幾輔不理幾輔不理而後州郡搆志州郡搆志而後巖關重鎧不足恃故奸賊之來不於所甚較而於所甚諱也甚諱之始必始諱內諱內者賊在於內內宄不上聞久宿而潰於外潰於外而後諱外諱外者賊盛於外外攘不上聞驟至而噓於內天下有此兩諱者則肘足之地有萬里之蔽萬里之寇發肘足之際矣故人臣之事其君君之事於天皆前而自相名也自相名者以名已之無所諱可聲應而治之故呼千以爲之千呼戚以爲之戚聖人用之而皆有所不樂呼管以爲之管呼籥以爲之籥聖人樂之而皆有所不蕩自筵几枕篔簹帚舂搗之彙則亦維所自名也名有所從入彙有所從出弓矢之彙出管絃鎗劍之彙出刀筆戎馬之彙出狗彘易種之彙出蠻貊咬骨之彙出譏刺夷狄寇攘之彙皆出於宵小權寺聖人以爲是皆不可諱不可諱則人皆知所防外而慎內故聖人之道貴審其所從出審其所從出則本道而未不害也兵之本出於刑刑之本出於政政之本出於禮紳冕而救闕此世所謂闕懦也而衷介之士能使人益闕不能使人不闕道出於衆競之路勝敗爭半者則聖人不由焉使聖人而舍堂陞守邊陲其道亦不過戰必勝守必固而已即累世無百年之治禹高宗皆用之矣而天下不悟者人皆惑於標害而救於急搏以爲千里之治不可

以坐制也夫日月星辰山川之管其於人不知幾萬里之遠也就而救之絲窮鼓弊灰盡帚絕羣國人而哭之無濟者聖人坐明堂發言而善則告去診卻即不爲卻亦不爲害聖人之坐此五步之內耳夫五步之內豈闕於蒼青之未哉以爲根本所在精曜與宅故其行不馳速不疾今日邊陲事遠則宜言之堂陞事近則不宜言之邊陲事急則宜言之堂陞事緩則不宜言之信然則以爲堂陞之患細於邊陲邊陲之禍急於堂陞也是未爲本序也古之聖人日昃訪問以救已過瞽史鞞繹不離左右其公孤百執補闕是思讓才而授任勞而處其精者存於罟罟其險阻易簡制服之數皆存於國邑故聖人之治常若不憂邊陲者而邊陲無憂則聖人所以治之有道也道者知物之所從出集近而馭遠外若甚細內有餘故有道之人不急闕人有道之政不急闕政有道之人象士以明醴之醴秣馬以芻靈之藁繫敵以綰璽之紐有道之政輟一食而軍士宿飽拆一券而匈奴解甲夫豈爲誕說哉齊莊公楚威王猶未及於中古也一戰之覆邊境薄削反而治內弔死問生哭大夫之廟立百姓之社弛酒卻肉三年而天下畏之霸者成喪者復夫差主父者天下之彊奧也咸立於絕漠厲馳於上國乃教羣臣曰內治之道吾既聞之矣其不足以包諸胡兼齊晉者勿告寡人也自是多勿告者宰誣李兌因以梭臂探其內白起伍胥因以盪足取其外故夫耀火之蟬外眎取室之賊外諫多禁者奇喪惡聽者多餓今不知禍敗之所從出條貫之所組絡緩急輕重之所救濟但曰邊陲之事則言之非邊陲之事則勿言之是豈詳察於本計也哉聖人之量天下懸衡於斗以爲物藪官府取萬幾輔取千邊陲取一焉詩書所稱成敗之源禮樂取千刑政取萬而兵取一焉一握之樹一畝之稻而皆有數死螟蟻蠹賊死之翕陽沍陰死之斥鹵沮枯必之稂莠宿莽死之雞豚聚死之縱此數死而獨輟食以論刈穫之盜競勝不解毛髮相掉不待疾風飄雨而豐本美陰已蒙然穢矣故網四達之聽禁密勿之告設一切以

批衆說者必有甚諱隱生焉不可不察也

然則爲天下者慎無諱而已諱在內則賊在於內諱在外則賊在於外好究竊國必大局限而多舉諱大局限而多舉諱者伴爲甚慎以閉天下使天下以禍而易過世之寡識者既樂於自閉又以爲國應所在重言爲好蓋自是賊滿而莫之敢告也古之天子簡處而壹治壺巷寢室達於日月應役之冊舉指可數若是其所露索者亦重矣猶自以爲幽翳四聽而八視惴惴焉廷處而號衆若行篠箒之索其膏火也今楯陛之內盤泉桓淵動千百數能含雲霧致霜露者躡足而是若是則有不測龍蛇雜興未可知矣而又重其扁輪使千百人擁之一人獨閉而臥之猶自以爲安處故今之爲宅中者宜賢於古之爲宅中者也古之宅中者以一人治數十人以爲不足又使數百人外視而正之今之宅中者以一人治千百人以爲有餘矣又益之以虎豹龍蛇之圍故古今之賢聖與其道術各相反也古之嚮者趣以明今之嚮者趣以幽古之植晷測以南今之植晷測以北夫非其道術之反則必有陰說而亂之者知其陰說而共與諱則是隱亂也知其隱亂終不可諱而且不得不諱之則是無術也古之爲術者規筮天地而始於日月日月者萬物之所相見也聖人之道欲使萬物皆見之故晝行而著日月夜行而著星辰窺牖而杓音杓太青俯水而鑿太晶包陽不見則其道必戰故聖人之相天地謂與之爲明不與之爲冥萬物之貴聖人亦與其明之不與其冥之也廣陰之下盤陸之底日月則亦間照焉積羽之西扶桑之東祥雲甘露則亦間被焉而萬物不往者以爲彼此不相見則光耀霽野與之俱失故聖人之賞民道民而賞之其罰民道民而罰之故喜一人則曰天子喜也無曰誰喜者怒一人則曰天子怒之無曰誰怒者天子之喜怒賞罰見於天下則其不喜不怒不賞不罰者亦見於天下喜怒賞罰不見於天下則一人隱志天下皆意之賞一人則曰誰喜之也罰一人則曰誰怒之也夫一

人之喜怒而天下以爲有代喜怒者則雖履佩鑿鐮刀鑿戶據人之項徒足以走柄無顯說於天下故君子之爲法也亦使萬物各相見也萬物不各相見而日月常見萬物日月常見萬物故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則人皆知其崇不受其禍故聖人之爲鼎所以使物之崇出相示也魑魅魍魎雖甚魑醜其種類亦各相美好也出而人醜之雖甚鬼怪亦自以爲忸怩聖人以爲知此者可以治天下矣故其治物也以鼎治人也以鐘鼓治物者隱其情而見其形治人者隱其形而見其聲見其形則天下無遁情見其聲則天下無遁形聖人以爲知此而天下之數可義起矣今日見鬼物者必死量聲而度其形者不詳則是天下之物皆相與諱也天下之物皆相與諱則彊者橫口柔者閉齒喜怒賞罰明或竊之而目相視明或竊之而目相視則殆矣天下之殆皆始於有所諱而終於不可諱豎牛之禍孟季氏皆知也以爲告之則憂二子又不信於穆叔公子成之怒李兌氏知之也禍未發則不敢正已發而與其事則不得不爲賊故賊有發於慮禍討不討而皆爲賊者季氏李兌氏也太宰誣爭霸於晉勝之而不居不爲不智也李斯請罷阿房滅轉作戍邊不爲不忠也以閉其內賊而憂於外其過愈於賊故賊有發於據籠告不告而皆爲賊者宰誣李斯是也韋匡翟蔡衷衣雅冠唯隨中書子文子夏棲遲五侯之間大臣冤而不能白權幸侈而不能諫卒以覆國身名俱喪故賊有發於保身過無過而皆爲賊者韋匡翟蔡子文子夏是也此數子者其初皆不甚罪也以其中有所諱始諱之而卒不可諱故不可諱者皆歸焉故鼎鐘鼓者聖人所別鬼神正告於天下也聖人爲鼎而因以爲斧鑕爲斧鑕而因以爲較梏爲較梏而因以爲金矢爲鐘鼓而因以爲鞞鐸爲鞞鐸而因以爲橋梁之木爲橋梁之木而因以爲方冊削牘凡此數者皆以其類愈廣而愈白凡以己自見於天下使天下共見之而已今日主希聲則臣見尊數問人則權不神猶曰登高則民散夜火則矢集此大味慧不

可爲天子道也爲天子者已錮於是說不得所以道之其道莫如廣之使見所樂廣之使見所樂則其勢漸親外漸親外則其數多告而寡諱矣故古者之爲明堂皆在南郊之外日月之壇夾城之東西講射之地皆饒芹藻環水爲澤春秋雨露陵寢自步大狩之月不諱騎獵凡以抒慮明精宥爽闔鬱寫幽清之致與士君子百姓陶其日夕疑難多積則於通達古今博奧之士必有所取之矣必有所取之而後可與灼治亂之原證成敗之事吐日月之耀刊鬼魅之怪總中外之幾商素王九主之務也失此不圖彌陰抱陽暈生於外賊成於內禹鼎鐘鼓不能正告徒負紳帶而號虎兕龍蛇之澤以爲多諱不已殆哉仲尼曰聖人覩物而見情愚人見怪而諱名唯其諱名是以與怪爲鄰

原法論凡三

洪思曰子爲庶常時政在關寺則刑上大夫憂天下將亂故救之以禮

法者準禮而立非依刑而成也先王爲禮以章教教成而禮立而法乃察天下既不詳於禮而顯悖其法故爲刑以戒之故禮者所以爲法刑者所以爲戒戒之不可以爲法猶柘楊之止於廟序犧象之卻於市肆也天下方治則其禮盛故其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言禮設而可法者顯致也天下將亂則其刑盛故其書曰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言不可法而戒之者不治也法則不可而戒之不治勢必舍禮而刑是取故道散於上刑重於下奸邪不戢而貪恣者日肆聖人有憂之以爲是不反於禮則終不可治故春秋者聖人之禮意非聖人之刑書也春秋之法首天次時次日月次君夫人首天之法以郊社之義與天子不郊則無以承天無以賞罰謂天子號令施奪於萬國無以封奠岳瀆制夷狄表一於天下故魯數卜郊春秋不是之以爲是非魯之法也魯郊則三桓歌雍書魯郊則無以誅季氏之旅歌雍書天王郊則魯可以

不郊不書周天王郊則夷狄皆可以擅命秦楚齊晉皆可以犯大禮此兩者聖人之所以首天也次時之法以夏月令緯周之政歲坐十二室與羣臣讀法四時不瀆則疹惡不作天子不順時布令則無以平章百姓無以聚民而違不若故災旱饑饉大雷雨雪震電晝晦春秋皆是之言是壞禮所致則法之所不治也此數者聖人所以次時也次日月之法以厲陽德慎陰德王者不厲陽德慎陰德則無以正屏展而去中外之賊故日月之食雖無過必鳴鼓協社而救之謂過者天人之所共有天過而人救之猶君夫人之過不可以不諫也既有是三者之法以治天時日月則可以不治君夫人君夫人既以此三者自治則可以不用法以更治天下故春秋之意以爲禮在則刑可不立刑立而法窮故春秋者無義戰則亦無義殺無義執亦無義放也春秋之中書其國殺之而不去其大夫者十五書其國殺其大夫不著其名者三書國人殺之而不去其大夫者四書其國殺之而不去其大夫者六夫書其國不去其官則是皆不義殺也書國人殺之而猶不去其官則是僅可以殺也春秋之意以爲上行其禮樂則其事不敗事不敗則其卿大夫皆可勉於無過禮樂替於上恣睢生於下而後殛殺之猶不爲誥而戮其酌酒也故終春秋之法舉國殺之而棄其官者樂盈一人而已公子買不卒成刺之春秋之變例也春秋之常法以放與內國不以放與外國甚外國之執而悲內國之刺故春秋者持春以與詩持秋以與書詩三百八篇不止言法其言法者瞻叩民勞老成典刑之義也書五十八篇皆言法其不言法者策命之類種德不犯之旨也是以聖人持春以與詩持秋以與書陷禮舞樂以行於春秋之間郊社之禮脩則辟雍之詩作辟雍之詩作則士樂其辨人畏其法彊梁不犯而大辟二百之屬省矣月令之禮脩則農桑之業盛農桑之業盛則淫巧不生盜賊不作民安其土而墨罰則罰三千之屬省矣陰德陽德之禮脩則內政不出外政不入坤道寧而水噴時奸人絕源而刑罰五

百官罰三百之屬省矣行此三禮以宥五刑故天覆於上時行其間日月之用照臨其中有道者存無道者亡其有不類之人揖讓而送之郊圻之中猶負斧鑕而伏於魑魅之下也何必罷金却石厲聲愀色而聽泉陶之讞哉

故爲法者使後世之可法焉而已矣人性好上淫主易逞爲法而不爲之制則巧者以爲比戾者以爲例故先王之爲法以亂亂不以治治也亂亂而治治則多救而多死故先王之爲法各有所法之也法騶虞者以爲旌狴法旌狴者以爲擣杌法擣杌者以爲虎兇至於虎兇而厲矣懸象之著似法者兩而先王不取焉網罟之與金火也離朱作罟穰氏則之以畋以漁金火相革軒轅則之以爲時麻刑法之象不於是取者爲其重於罔下又從而鍛鑠之也故易之言法者六各有所法法火灼木之死而餘生也夫其中有餘生則火雖灼焉不焦其根末本枯者則灰燼及之矣賁之與旅解之與孚噬嗑之與豐此六者先王之所爲法也賁山下有火君子以無敢折獄何法法火之止於麓也野田之灌不及松柏小人刑罰不及君子旅火上於山君子以明慎而不留獄何法法就燥者之易達也望之燎然則其田事將竟矣天下而有不竟之法則草木無所滋鳥獸無所託故此二者君子之所以折獄也解下陷而上動君子以赦過宥罪何法法震之散而爲雨也蟄而不寤則萬物皆靡震而不雨則萬物皆死故搏之故縱之此以爲威彼以爲恩中孚之議緩何法法火之有所窮也上不焚木下不焚谷疑虛於中則存之足以戒戒之足以信此二者君子之所以肆眚也君子既明此四者然後以達苑枯之理解焚濡之道噫噓成章而明刑敕法何法法電先見而雷乃出也電不見而雷乃出則物惘惘而不知避聖人之爲刑也不掩物於所不避不慢令而與之死豐日中而致刑何法法雷動而下自煎也雷動而下自煎是不有災眚則必有旤孽者矣君子之刑人也不使人問曰何以

刑其殺人也使人問曰何以殺戮懸上而下無語君人之可以致人則獨有是二者也故雷動於下而火明於上雷發於上而火明於下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書曰德威唯畏德明唯明言威人者之在於明人

也無明明之法而樂赫赫之威五疵不除兩訖不行無百年必世之德而必以彊公室立主威爲名者是陽貨弗狃所以奪魯非執斯高所以滅秦機留於外賊生於中不可以不察也故聖人之爲法也不爲操人不爲縱人不爲絲綬不爲菑急不爲乘輕不爲獨重廉以涓之平以居之義以將之正以致之使人易曉如此而已太公之誅華裔洪思曰裔當作仲尼之誅正卯子產之戮鄧析此三者非聖人之正法也其可法者聖人之殺人常如人自殺之口多而不辨文深而不辭秦穆之釋孟明仲尼之恕高克左氏之惜得臣此三者非聖不之正法也其可法者聖人之宥人常如人自宥之締解不謝引領而已故聖人者爲刑以自制爲法

以自治書曰具嚴天威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言威人者之在於自畏也自畏而後人畏之而後以殺人而人不憾以生人而人樂死中孚之爲獄如魚之噲水也其過自知則其受之不滯噬嗑之爲法如口噬毒也其道足以毒身則必不以毒人故火有六法燹死而濡生濡生則不死法有六法與彼自生者不

以我生與彼自死者不以我死君子之爲法各致其哀敬而已不致其哀敬而飾喜怒以自爲能法者人各快意而天下隨之有戾人起必來取法是使擣杌虎兇師命而踞於市也由是而觀下之所守則爲法上之所揆則爲道以道揆法其唯學乎夫學者所以別邪正審治亂揆其緩急而爲之制也天下之治有可急法者五有不可以急法者五非學則莫之揆察也世數沿淖精爽不擢上下

也立主未威違言苦危驟樂殺端如噉馬肝人未見德而獨見殺以法沸之非潰必爛此不急法也上無威
主下無察相衆人枚枚言如管灰或屯或開譬如當吐以法湧之此一急法也既無威主又無察相權首耽
耽爭爲臬音湧乃大浸此不急法也注金於弩旁有狡黠我不捷發則彼先得此一急法也兩弩並注金瓦
皆碎詬爭不暇旁者易得此不急法也雜此四者以征中詬勢無所通借權於中借之不美以法聳之此一
急法也聳之不美借終不反飼狼以子去已何遠狗且爲虎乃借乃亂此不急法也此五者同法而異治同
救而異法人皆知治之爲法而不知法之有不治邪氣搏於中而復以陰濟之則陽離而不合氣脫而不止
矣故法之用嚴辟猶藥之引鍼毒也引鍼者避陰孤引毒者避陽虛爲法而不別邪正避孤虛而必快於一
息之意即守先王之法猶足以死矣鄭人之子患瘍不知其治也見俞附之治者剝皮解肌決腦結筋遂厲
刀匕按方而試之未引鍼而其子已死宋人之女患癩扁氏爲制巴菽半實而愈後其母傷飽腹膨然加進
焉立泄而斃夫其進之意則善按之方未失也而一以殺其子一以戮其母夫豈其救之不急哉未嘗學之
而以法爲試則適以趣鬼而人是費故醫者天下之至慎也醫有以毒而攻毒無以邪而攻邪以毒攻毒者
治於外已治則去之如漢人之攻夷也夷則兩鬪而勢皆去以邪攻邪者治於內若後漢人之攻鬪也鬪則
兩鬪而勢喻留故爲法者之不可不學也所以審治亂別邪正揆緩急使下不失法而上不失道也天下之
道陰進則莫不急陽彈則莫不緩在於陽候如蚓始蠕雖日督之不得急在於陰候如蟬始鳴雖日照之不
得緩夫緩急之士手摘爰書口如鋸齒以爲必如是朝夕可治者豈其見灼哉候實迫之燭鳴而不自知也
自秦漢以來一急一紆陰陽雜治然當其泰時平人爲政莫不紆當其否生婦寺爲政傾邪因之莫不急紆
急治更天下愁歎而偏見自喜者猶欲以畫展蚩尤而黥桀黃帝嗚呼是亦不思而已矣人亦有言見賢不

用散金無動去邪不決刀鏹空缺夫使邊無良將庭有邪佞債帥塞於外奸緣植於內即使商君黃鐘李悝
吹火日烹刃數人於國家之威法亦豈有立哉徒長恣睢爲伺柄者弄喝而已方唐太宗時武功已成四表
已服又借張蘊古盧祖尙以立法於後世不三十年而天下士夫駢首就死延州之敗元昊陷塞門三川宋
不殛夏竦戮范雍委任韓狄元昊亦不敢肆由斯而談世無平亂罰無重輕得其人則明不得其人則察
時則祥逆時則凶夫當於皇綱始張天下鼓翼喞然思奮不以時明禮樂飾政刑貯必用之人著不赦之令
及於上下殫威肘足漸見乳虎在園狎狗在門乃始憤栗社之覆發塗附之旨使循呬太阿者得以從旁靡
厲其事是亦不思而已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時政論

漢室之禍極於中涓及其卒也以藩鎮破中涓而天下大潰化爲戰國唐室之禍極於藩鎮及其卒也以中
涓破藩鎮而中外交訖天子拱手歸於盜賊宋人削平藩鎮鈐束中涓藩鎮與中涓稍稍見異旋自敗去而
卒稽首歸於 強臣盜賊 此三者天下之末流也而非其中廢中廢所會謂之蠱鬼入人腹中食其
精魄而遺其軀廓歲月所浸臟腑先盡而後肢體隨之矣崇禎之初年天下未大潰天子焦心以憂寇賊凡
五六戰不得其要害或言撫或言剿撫則雙持撫者居勝而盜賊日盛不可復收天下蠶蠶非賊不俟凡天
下介冑自總旗參遊而下衣蟒段者七萬餘員其三之二出於降隸各省織蟒段之軸多於布葛而中涓貴
人與長干無賴者日磨牙握瓜曰吾能殺賊今天子一日用我輩殺賊當大快天子意故快意之事自天子
庶人所壹由喪其性命也公卿大夫行快意之事則必有閭巷小民掩涕而啼於家閭巷小民行快意之事
則必有公卿大夫掩涕而號於國自崇禎之中年禁旅與緹騎交織於道禁旅每出道中羈約爲空所至安

坐拾差歸募空名頂冒見賊輒遁即不遁賊亦喜得禁贊凡四五出飾凱歸所蔭弟姪爲金吾者無數金吾得受事坐司房月俸百二十金又米五六石傲貴與公侯等而緹騎頭子日班執事者以千支爲號歲百二十人人各統十歲終四考凡得假印劫盜者人四功乃得入考一歲緹騎當四千八百功而鞞轂之下艸菅蒲葦皆盡矣各部日衛兩頭子皂褶立階下上顧如鶴諸燕雀無敢動者天子又日兩次從旗尉取劄子用廁紙半掌大書外事刺聞天子以和外事爲樂一日刺聞少謂不讀書西部請室縉紳恒百十人乙丙夜不時出駕帖曳就西市剝衣帽裸體不得飲祭號拜故當崇禎時所爲禁旅緹騎操鈞准者快意極矣獨坐紅案黜者默悶林壑日吾恨不得作若等事即得作若等事一日無悔陰陽之事猶之旱潦也盛雪則夏霽盛霖則冬涸張奐欲盡殺諸羌皇甫義真曰羌亦一氣也所生種安可滅徒缺斧斤無益耳袁紹欲盡誅諸常侍何太后曰其中亦固有善者安得誅元祐間欲盡網諸姦而邢恕章惇之徒倒戈四出故陰陽之事天之所命君子觀其消長靜而治之不與爭勝則亦不與爭敗崇禎之十年四月召對翰林三十餘人天子虛心下問用人求財之道人各竭慮應聲就列項昭慷慨以擊張潘川楊機部吳若谷王芮葵合辭以討田大宰諸君子揚眉相顧以爲太平盛事予曰翰林之禍始於此矣蓋當是時天子已心薄翰林謂庶常不諱諸從庶常起者卒高貴與公卿等宜罷吉士擇下吏以媚天子故潘川韓城先後入綸扉諸史官悉起自外吏飛語中諸舊學謂怨誅無用也而諸君子又快意以爲盛舉故快意之事上帝之所深靳也韓魏公斥任守忠呂正惠給王繼恩其膽智甚大而遺禍在元祐之後關東諸侯欲滅中官討董卓而卒爲曹氏嚆矢李訓鄭注其功即成其害亦不減於中常侍又況於怒頤決眦耽耽逞心欲吞噬諸君子者乎枳棘之與蘭蕙皆艸也蘭蕙冒霜雪死枝莖皆盡矣枳棘冒霜雪死其嚆甚利或用之以決疽决疔或生或死亦半以爲功故

爲天子必明於陰陽消長之義動靜敬勝之故扶直而錯曲日入者不御故精明存於穀食而盛氣不作南方有養蠱者聚百蟲使相噉餘其一毒崇奉之又妖約是踐殺人不盡則負約殺人盡則無可噉者勢必噉主無怪乎長樂馮老未嘗噉人而數噉其主盧杞之噉真卿裴延齡之噉陸贄雖不得肉其快意亦已至矣烏程之養韓城武陵青谿六七公者又各踐約以噉人無艾嗚呼是豈可報主自老也乎宏光之初年宜改政而不改政然且三月而置廠衛四月而逐宰輔五月而誅諫官六七月而緹騎四出戮人於朝即使四夷賓服寇攘不驚白雉貢於庭銀鑿出於山已有扶梓柱於玉門開天策於金櫃者矣豈獨藩鎮強臣盜賊口口之能爲亂也乎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頽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是之謂也

治天下必先立志論

洪思曰此庚午典試所示程董憂朝廷賢否混利義不分騰口邪說進於前

帥神靈以正天地非乾德而能之乎乾德以精精合於神謂之心精合於氣謂之志心宅平而無爲志領銳以有事故志者心旗也心旗不亂衆志乃治欲治天下不先立志吾知其不治矣程氏父子儒之知治者也程珦曰治天下不先立志則無以任宰輔責賢者習俗謏口必進而搖先王之道程顥曰治天下不先立志則無以辨玉霸正利義邪說異端得進而禦堯舜之域夫賢否利義兩者致治之大端也而主志不治更無以辨治者嗚呼此道不講於今五百年矣人臣無朝夕課効之說無以信朋友而達於君人主無朝夕課効之說無以信百姓而課其臣天下相視朝霞而暮衣朝稼而暮餐小效立報則拊掌蹈足小報不效則頽然廢箸而止夫以天下之大神明相奉平居諛語此緣彼高一且值小利害而神色阻喪謂天下無復黃姚上事者此豈有志而爲之乎凡治天下必知天下之所以治與所不治與其治之所以變所以不變治具之治

其變三年治法之治其變十年治氣之治其變百年治志之治蓋千億年未之有變也故功利者詩書所開
談名實者聖人所不卻也然而志朝夕之功利必無百世之名實志百世之名實必無朝夕之功利禹稷共
鯀共一播撒夷變靈景共一鐘簫而所志異尚魚龍鳥獸皆別其向夫魚龍鳥獸豈知禹稷之多功共鯀之
不利夷變之多名靈景之喪實循久近而別功次哉神靈所會各或喻之不自知也聖人之志本日而法天
其上之以通於燿魄濯靈其中之以通於水火木石其下之以通於毛羽介鱗裹天下無一遺氣之物則裹
天下無不領志之事燧員而灼艾管平而噴灰石陽而驅雪犀通而辟水硝樸而掣電磁頑而引金此數者
豈有厚賞之誘其前嚴威之鞭其後哉氣之所在而志動焉志之所動而化出焉理有不及譬法有不及設
研於毫末而應於千尺其所以然者何也日也日行於天空洞四周貫於心繫之中物質之端因其所受以
爲銳光精氣盪之而蕃變萬出言仁者見以爲仁言義者見以爲義言明者見以爲明言武者見以爲武言
堯舜照之得堯舜言禹湯照之得禹湯故日者天地之所立志也天地神靈各有所立立於雨露天下以爲
仁而日不獨舉仁立於霜露天下以爲義而日不獨舉義立於水火天下以爲明而日不獨舉明立於風雷
天下以爲武而日不獨舉武日者立於億世之上新於億世之下與天下億世正頑讒邪異之志者也天下
之頑讒邪異雖億世不復可弭而聖人所立志不亂於頑讒邪異者炯億世而如故故志者聖人所別賢否
剖義利稟於日光斷斷乎與天地億世正晝夜白黑之地也天下之志先正而後定先定而後動先動而後
通未正而定之北行有餘陽南行有餘陰陽無以立德陰無以立刑未定而動之相薄有齟齬風相射有贊光
風無以示艸光無以示景未動而通之破鹵而出有餘燥決膚而出有餘濕濕有害水燥有害火聖人之治
觀志而得其先後也志先物者立志後物者奪志先氣者王志後氣者脫先立於所不奪而後物受其所奪

先立於所不脫而後物繫其所脫彼於萬物之原始則各有取之也當物之搏不避氣而避心鬼物之行不
避氣而避日從日而行者無不若之違爭氣而治者有猛鷲之搏古之聖人繕領而治辨有不必聽色有不
必察名有不必核跡有不必錄成不以欣敗不以驚樂與不改餐豕突不改音其所以如是者何也謂是天
下之湫湫者皆氣也或散或搏或往或還或息或消或卑或驕或正或邪或堅或瑕皆氣也與天下爭氣而
天下必不治以志召天下而天下已治矣黃帝氏之治也殺一龍戮一蟲而天下治烈山氏之治也折一艸
灼一龜而天下亦治史皇氏之治也解一繩結一繩而天下治尊盧氏之治也扉一屨蹄一屨而天下亦治
天下之晝夜白黑賢否邪正則固猶是也鳥獸艸木金石水火有無知識與日出入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倒
照則於彼正照則於此相從不已而謂上古之治不可復志志之不可復治者豈理也哉故謂上聖不作後
王可法喜小速而惡迂闊此四者求治之大結也四結承於中則必貶志而趣治貶志而趣治世不可治則
必厲治而爭氣厲治爭氣則庸醫毒子皆素難於市而天下之食志者衆矣日之治天天下之至治也著氣
於中則日中之日起而食之心之治體體中之至治也著氣於中則心中之心起而食之方其未食之辛風
不足辛酸雨不足酸方其食之景慶無所飾其祥雷霆無所効其疆方其未食之夏汗不以鹽冬液不以冰
方其食之嬰兒無以貢其色成荆無以輸其力故治天下不如治志之難立天下亦不如立志之難也治志
以立天下立志以治天下心中之心日中之日纖芥不斷而鳥兔羽翼弊於天下矣夫天下虛器盛日而出
之若水鏡之相澹也動者以爲風閃者以爲霆潤者以爲雨濕者以爲露中間塵翳以爲鳥獸龍蛇寇攘夷
狄精氣晃射則塵影立去夫以不徹之照疑雜起之形則是顧塵翳而墜曦馭之事也聖人之治天下患己
之不志不患天下之不治九潦不霽聖人不以沉其耒七旱不沛聖人不以焚其鋤編戶之儒法孔慕顏再

易寒暑而發夢灑然天地之選天子神聖之應帝王非有階級之限攻苦之耐也而敏鈍爾殊者一自以爲天子一自以爲聖神一自以爲帝王其氣大於其志則天下大於其身氣大於志則其志不足以動氣天下大於身則其身不足以動天下矣魏武侯出而謀其臣其臣不逮退有喜色吳起倚屏而歎歎者之聲未息而趙人拔其黃城楚人取其蒲棘失一黃城失一蒲棘未損於治也而滿志見色先失色焉使臣下相顧不肯貢其志楚嚴王出而謀其臣其臣不逮退有憂色申臣斂衽而服服者之聲未息而樂人致其百濮陳人致其栗門得一百濮得一栗門未益於治也而憂色見志先得志焉使臣下相告不敢斬其力故志者精微之極而百王之選也虞帝曰予欲云云漢茂陵亦曰予欲云云其有欲同其所志於欲者不同伊摯曰予恥不若堯舜王荆舒亦曰予恥不若堯舜其有恥同其所志於恥者不同夫志之所從天下從之疾於風志之所棄天下棄之疾於灌自有天下以來衰旺相乘明主之餘明幽主之餘幽皆有靈爽不散於天下然而敢與帝王爭氣不敢與一人爭志者禹孟門武王共頭之事是也且自黃虞而上疏者之未疏乞者之未乞亦鴻蒙精魄往來然而敢與天地爭氣不敢與聖賢爭志者權天之舞尾朱襄之鼓膝是也夫孟門之黃龍共頭之彗星八士之拔牛匹夫之斲木豈有曾呂之開其例桑孔之布其算詔注之引其端衛霍之脩其貫而微志一動陰陽改色夏者遂以夏武者遂以武鐘者遂以鐘鼓者遂以鼓物務之開成豈俟其變倦哉故曰治志則天下治治天下則志不治與天下共立治而天下不治與天下共立志而天下治矣蘧伯玉曰吾以不治治之仲尼曰氣志既得施於四海今日尋尺則尋尺而已日朝夕則朝夕而已良宰賢臣習俗讒口王霸利義異端邪說雜而量之相距之數非甚遠也日行於報德之維滂生於背陽之阿隱耀相親一曲未宣百步之外視之則以爲虹霓百步之內視之則以爲霧露虹霓之與霧露博散異情滄采異文矣爲隱耀之

故而使離朱無以察其形髡衍無以正其說尋尺朝夕之間以爲隱耀者多矣欲貌傳說而刻繇余呼桓文以對臯契使別其標本陳其是非令天下啞然既起既從若晝夜黑白之自治豈可得乎故天下皆形也天下之能動者皆氣也形不足治氣不足治立於不動以持其動者故動而不奪正而自治釣可以喻弋弋可以喻車車可以喻日日可以喻極至於極而無所不喻孟子曰引君當道志於仁而已推而前之亦曰引君法天至於日而已矣引而後之亦曰引君法日至於極而已極治則日治日治則志治志治則氣治氣治則形治不得於形勿求於氣不可不得於氣勿求於志不可故程氏之言志又不如孟氏之備也

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論 壬戌會試

天意焉存曰生人治術焉存曰養生者與天養生者與君故天曰大父君曰保母此赤子所以戴親上靈所以瞻顧也昔者黃帝觀於地水而以命師地寧而水險簡阻相伏柔競互動以爲後世必有翫其百姓而尋干戈於下者是以聖人舍其毒而更命之容畜容畜者所以存其百姓而瀉毒於不用也故古今君臣之喻莫切於地水殷書曰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百姓地也君足也託足於地臨厠視崖凜若負刺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夫君子乎子夏曰其猶魚也魚失水則死水失魚則猶爲水也孔子曰汝知之矣由是而觀足先存於地魚先存於水君先存於百姓古今以來不可易也後世有言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嘗觀易詩書春秋無言存百姓者其言惠言保言誘言佑言康又言誠和言胥訓告言清問下視無僅言存者存之爲言當爲末世恣心喪其所怙轍覆馬敵而後諦視於斷鞞腐樞之間嗚呼如是則已微矣傳曰爲百姓立君爲百姓非以爲君也故百姓存則與存百姓亡則與亡存百姓者所以自存也危矣哉貴爲天子無以自存乃僅結於黔首之上以爲旒纒古者聖人蔽其耳目以存想天之視聽知其道無過百姓者故曰天明視自我民

視又作爲瓊衡以存察天之耳目知其道亦無過百姓故曰庶民維星有好風亦有好雨星搖則民勞星少則民虛是以古之聖人觀於龍火以戒民事設爲雲鳥以定民官此四者皆能先民而存其道者也故民未駿發而天子先耒女紅未動而元后先桑災沴未行燁兆告端而天子先爲憂禱坐歎故聖人之所存皆百姓所不知而百姓之所存聖人已先行之不疑故百姓者聖人之臟腑非直聖人之瓜髮也瓜髮之効歲月臟腑之効見頃刻故聖人者不服無疾之藥而存已疾之方卻不死之方而存戒死之色故隱相之道不視其所行視其所存道行而見其僕則其家室屏寧可知矣入門而見穉子則其墳墓社里可知矣見人而察其色則其晝食夜處一一可知矣神醫者無隔垣之視而有隔垣之照夫入其境見其百姓紆急動靜而其君之存危安否若舉帷而手眇之者非重扇之所能開也故古之占國者不占國而占社占君者不占君而占民非不敢斥言君國也君國之所存實在於民社十朋之龜而弗能違也是以里社煦而夏民歸玉版逸而殷民出旗旆夢而周民生星雨隕而周民亡聖人皆不言其君之存亡而直以君寄於百姓之間故舜禹者天下之大烈也舜之爲民也耕則爲民鑿瀆臘則爲民表虎禹之爲民也履遺而不撥冠挂而不顧夫二聖人者豈不樂爲褒袖脩收絃籥於百姓之上哉以爲己方與百姓共命又以爲其君而深敬其君之所存故爲君者存天而百姓以爲天爲臣者存君而百姓以爲君存君與天皆託於百姓而因以自存故春秋之書君道不存乎百姓則不書亦不存乎百姓則書之自不雨而雨不雩而雩鄰國之災麥苗之傷此存乎百姓者也築臺於耶矢魚於棠如齊觀社甲午治兵此不存乎百姓者也存乎百姓而去之則與其去故大紀侯之去不存乎百姓而亡之則惡其亡故書曰郭亡是以存亡去留不係乎天命而係乎百姓不係乎百姓而係乎君百姓者傳曰君羣也羣百姓而統之若羣羊之治其亂羣也會子曰百姓雖賤君選吏則必與

百姓共之夫選吏而存於百姓又安往不共百姓者哉故與百姓定賞者無不賞與百姓圖危者無不安與百姓圖亡者無不存齊桓公乞言於麥丘其老曰使君無得罪於百姓桓公愕然其老曰夫得罪於君可以左右侍御乘間謝也得罪於親可以姑姊妹兄弟頓足謝也得罪於百姓誰謝乎言百姓之刑等天於不可謝也楚靈之遁於乾谿穢公之出於大澤顧其左右有糲糲糲而至於曰爾知吾之將亡乎曰小人知之矣夫爲君而不知百姓之存卒使百姓知其君之亡而爲君者猶未知其所以亡亦危矣哉故百姓有時而賤於君君有時而賤於百姓取國者時取百姓而舍其君時舍國而取其百姓宋襄公伐鄭執鄭子而用之天下不服晉文晉伐原約三日而舍之諸侯以從楚伐蔡執世子而用之諸侯以叛莊王屢釋鄭莒而諸侯率朝由是而觀鄭蔡之君賤於原莒之百姓且文莊者豈不知得原鄭而百姓安往哉以爲得百姓而原鄭有所不取也故曰三代以上其民同頑三代以下其民同良存之有不同故其報之者每反禹擁干而苗叛益舞籥而苗格太公揚戈而殷人逃周公按轡而市人悅故曰醕者猶醕酒者猶酒玉者猶玉血者猶血聖人謹存之而別其所從故聖人之存百姓若離氏之媯雷而巽氏之伏子也由斯而談爲君之道先存百姓今古以來未有易矣然而易詩書春秋未有言存者何也曰帝其念哉汝則念之念者聖賢之所言存也然則三代而下其無要言乎曰有之鄭侯曰爲國在養民養民以致賢則國乃治矣朱熹曰治國在治民治民在治軍此二言者亦庶乎其要也

經論天地之謂才論

洪恩曰子爲庶
常時所作也

才蘇學也學爲聖人則得聖人不得聖人亦不失名世學爲王佐則得王佐不得王佐亦不失救世之士二

者之才不同要以本人而參立於天地人之才不參於天地則天地空其機軸道學窮其杼鑿經綸不生而帝王之緒絕故才之由生必生於學學大而後識大識大而後力大識力既大而後志量可見則仲尼周公其選矣仲尼治百世之才追難兩際不欲自媿九人而猶悠然歸美於周公周公知五百而後必有起於吾土光大吾緒者故於易詩書禮樂春秋之道皆不深竟其說至仲尼而後暢之故仲尼周公二君子者天地之所歸材也凡天地之所歸材有推藏之百世而勃發於當時有鏟采於當時而成用於百世莫不有不寢不食仰思待旦以老其學極深研幾介石不日以老其識困苦拂鬱絕糧破斧多口悄憂之事以老其力故聖人之才非聖人則不能知也聖人之學之識之力以告於庸衆人若庸衆之號於天地也故仲尼之學存於禮樂其識在於易其生平所參贊手口拮据盡在於詩書春秋凡詩書春秋所經綸有可知不可知者各三焉虞書首天以禮而唱樂夏書首地以貢而唱征殷周首人以兵而唱刑此三者可知者也費之危魯秦之滅周七誓之雄長此三者不可知者也二南治內列國治外雅頌治中此三者可知者也二南之分入於江漢雅頌之數卜於三十列國分野終於十三此三者又不可知者也霸王之軌八十二年而漢乃廢又二百四十年而晉魏乃禪此三者不復可知者也聖人之經綸上下百世以其可知者整齊天地使天下後世賢而才者因其事而有所持循以其不可知者行於鬼神使天下後世不肖而才者畏其道而有所顧忌故聖人之經綸不可以才盡也聖人之才亦不可以經綸盡也其識力之微包舉萬世使庸衆人見之如涉滄莽而不知其底故聖人之學皆不可知也其可知者不過兩端曰別陰陽慎其始終而已陰陽已別而後消長之數清消長之數清而後否者可泰泰者不否終始知慎而後治亂之幾審治亂之幾審而後下無剝牀之懼

上無迷復之凶故屯者聖人之所經綸也屯始之盤桓屯終之泣血聖人之所以教戒天下經綸萬世也書之首禮祀詩之首房闈春秋之首臨御此三者聖人之所慎始也聖人以爲王者始出則必親其郊祀柴望精禋如是則天地之嶽瀆山川風霜霜露皆受其職矣王者始出則必敬其夫婦門屏之間百政以立如是則天地之氣沴不作雷電震食不見矣王者始出則必日與士大夫居聲侑鞀鐸不離於側如是則天地之雨寒暄煥皆循其序矣書之終於悔過詩之終於尙舊春秋之終於災眚此三者聖人之所慎終也聖人以爲王者既出而兵革不息刑獄不清則必擇介臣拔彥聖受諫若流如是則子孫受慶矣王者既出而民多流亡居圍卒荒則必重老成用祖法後外先中如是則蹙國可復矣王者既出而盜賊不除蟲孽時有則必旌敢諫之臣開直之路省日省歲如是則天地之道不窮矣聖人以人之才不過乎天地故常因天地之機杼以微加其經綸以天地之才不過乎人故又因天地之經綸以自成其機杼故才者聖人之所不居也而其學與識與力非聖人則莫之敢取也舍學與識舍識與力則聖人之才雖大不勝於小人士君子之才雖大不勝於婦寺小人直以一室一事闔閭之內而使陵谷易觀玄黃改色沴戾孽妖同時並著者是聖人之才常不大於小人婦寺矣聖人不恃其才能與天地撥亂而恃其學能與天地保治不恃其學能與天地保治而恃其識能與天地審幾而恃其力能不變於有道不淫於邪世故易禮樂書詩春秋者聖人之所爲學也陰陽消長進退存亡者聖人之所爲識也治治而亂亂終終而始始聖人之所爲力也聖人有是三若而不見其才故樂行憂遠不以損其志嫉邪去垢不以貶其量今不知闡聖人之學無聖人之識聖人之力而欲以尺長寸技繩當世之士即使名世繼生王佐復出亦誰以別其巨細量其大小者乎

此書乃漢下... 錄... 漢書... 卷... 第八...





